



民国国学文库  
MIN GUO GUO XUE WEN KU

# 三 苏 文



叶玉麟 选注  
申利 校订



长江出版传媒



中华书局



民国国学文库  
MIN GUO GUO XUE WEN KU

# 三 苏 文



长江出版传媒 | 崇文书局



民国国学文库

MIN GUO GUO XUE WEN KU

# 三苏文

SAN SU WEN

叶玉麟 选注

申利 校订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苏文/叶玉麟选注；申利校订.—武汉：崇文书局，2014.8

（民国国学文库）

ISBN 978-7-5403-3453-6

I.①三... II.①叶...②申... III.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宋代  
IV.①I2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5351号

民国国学文库 三苏文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B座

印 制：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45×210 1/32

印 张：4.125

版 次：2014年9月第一版

印 次：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3-3453-6

定 价：10.00元

法律声明：本作品之装帧设计、出版、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律顾问：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

# 总序

冯天瑜

作为汉字古典词，“国学”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以与地方性、基层性的“乡校”“私学”相对应。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朝廷设“国子监”，又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

时至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与来自西洋的“西学”相比配，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国学”一名出现。如江户幕府时期（1601—1867）的日本人，自18世纪起，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汉学（从中国传入）、兰学（从欧美传入，19世纪扩称洋学）、国学（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与人日政治流亡者，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国学”一名，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1902年梁启超（1873—1929）撰文，以“国学”与“外学”对应，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梁氏曰：“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公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宗旨。这里的“国学”意为“国粹之学”。该刊发表章太炎（1869—1936）、刘师培（1884—1920）、陈去病（1874—1933）等人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方面文章，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从此，中国人开始在“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意义上使用“国学”一词，为“国故之学”的简称。所谓“国故”，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此前清人多有用例，如魏源（1794—1857）认为，学者不应迷恋词章，学问要从“讨朝章、讨国故始”（《圣武记》卷一一），这“讨国故”的学问，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

经清末民初诸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等）阐发和研究，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史、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彼此促进，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国学”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

多以偏师出现，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

中国学术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高度分科化，利弊互见。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有人主张打通文、史、哲壁垒，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国学”之创设，并编纂教材，进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其先导性教材结集，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万有文库》之子系《学生国学文库》。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略举大凡：经部如诗、礼、春秋，史部如史、汉、五代，子部如庄、孟、荀、韩，并皆刊入；文辞则上溯汉、魏，下迄近代，诗歌则陶、谢、李、杜，均有单本，词则多采五代、两宋。丛书凡60册，已然囊括了“国学”之精粹。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经史诸书选辑各篇，以表见其书、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学技术、历史脉络者为准。其无关宏旨者，概从删削、剔抉。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茅盾、邹韬奋、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驾轻就熟。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

这样一套曾在20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崇文书局因应时势，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合并、校勘，以30册300余万言，易名《民国国学文库》呈献当今学子。诸书均分段落，作标点，繁难字加注音，以便省览。诸书原均有注释，古籍异释纷如，原已采其较长者，现做适当取舍、增删。诸书较为繁难、多音多义之字，均注现代汉语拼音，以便讽诵。诸书卷首，均有选注者序，述作者生平、本书概要、参考书举要等，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不厌其详，现一仍其旧。

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冥默而求之，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

是为序。

## 校订说明

丛书原名《学生国学文库》，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之子系，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民国国学文库》，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

原丛书共60种，考虑到难易程度、四部平衡、篇幅等因素，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现删减为34种30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

原文部分，均选用通用、权威版本全文校核，参以校订者已见做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为阅读的通顺、便利，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

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文后注，以便读者省览。原注作了适当增删，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增删力求通畅、易懂，避免枝蔓。典实、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

原书为繁体竖排，现转简体横排。简化按通行规则，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繁体字、异体字，一般都出注说明，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

生僻、多音字作相应注音，原反切、同音、魏妥玛注音，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

国学读物校订，工作浩繁，往往顾此失彼，多有不当处，还望读者指正。

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

## 绪言

宋孝宗《御制苏文忠文集赞序》，称其忠说伟节，世无与俦，负恃豪峻，志行所学，迁流岭海，文益瑰放，推许盖极致。明茅鹿门则谓苏氏父子经术甚疏，特其文至耳。厥后方望溪亦从是说。朱竹垞曰：“北宋人惟苏明允杂出纵横之说，故其文在诸家中为最下”，谬矣。恽子居曰：“明允自兵家纵横家人，故其言纵厉，曾子固、苏子由，自儒家入，故其言温而定”，皆一偏之论也。储同人曰：“世谓眉山父子兄弟之文，逮子由而薄，唐宋诸大家，魁宏峻迈，不可方物之气，逮子由而衰”，亦非真知子由者。李本宁则谓三苏祖《孟子》《南华》，浸淫乎战国，放浪秦汉，为文纡徐而直，博辩以昭，无艰涩之状，为世宗尚，是说也，庶几得之。

夫诵习古人之文，从数千百年后，臆断其某者自某家出，皆皮傅之见也。士各有立身志道，根株经籍，弼中而发越，炳耀奇观者，其用心之精微，人莫能喻也。世徒见明允好论兵事，故讥其习纵横。然《族谱引》温醇孝弟，《辩奸论》明晰邪正，其他合于贤圣人之谊者至多，不可谓非知道者。要之苏氏父子，高文畸行，自有不朽者存，而子瞻、子由，各不相袭，原本忠孝，郁勃为鸿篇，直谓胚胎名父，笃生隽伦，为百代之炜光可也。章太炎先生，顷与余论古今作者，独推明允为豪杰之文，洵笃论也。

今选次三苏文四十篇，皆理道渊懿，文辞峻迈者，学人殚精专一以求索其菁英焉，吾知其必有得也。

桐城叶玉麟序



## 凡例

《三苏全集》，卷帙浩繁，未易探讨。自来选本，去取每多未当。本编于《嘉祐东坡栞城三集》中，择其神理超妙，辞藻英发，格高而味醇者，共四十篇，汇为一册。

《三苏集》，明清以来，向无注释。今所选之文，附以音释，俾初学易于诵读。

本编所录，先后次第，皆依本集。原集选本，字句间有不一，本编荟萃诸刊而参证之，务求其精当。

卷首录《宋史》本传，使读者于三苏言行，有所稽考。选注綦难，不无讹谬，釐举纠正，是所望于闾达。

- [宋史老泉先生传略](#)
- [宋史东坡先生传略](#)
- [宋史颍滨先生传略](#)
- [老泉文](#)
  - [六国](#)
  - [项籍](#)
  - [乐论](#)
  - [谏论上](#)
  - [谏论下](#)
  - [管仲论](#)
  - [上韩枢密书](#)
  - [上欧阳内翰书](#)
  - [族谱引](#)
  - [木假山记](#)
  - [送石昌言使北引](#)
  - [仲兄文甫字说](#)
  - [名二子说](#)
- [东坡文](#)
  - [前赤壁赋](#)
  - [后赤壁赋](#)
  - [始皇论](#)
  - [伊尹论](#)
  - [留侯论](#)
  - [论养士](#)
  - [论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
  - [论项羽范增](#)
  - [策别训兵旅二](#)
  - [超然台记](#)
  - [石钟山记](#)
  - [方山子传](#)
  - [表忠观碑](#)
  - [潮州韩文公庙碑](#)
  - [徐州莲华漏铭](#)

- [文与可飞白赞](#)
- [上王兵部书](#)
- [答李端叔书](#)
- [祭柳子玉文](#)
- [祭欧阳文忠公文](#)

- [颍滨文](#)

- [上枢密韩太尉书](#)
- [武昌九曲亭记](#)
- [黄州快哉亭记](#)
- [六国论](#)
- [汉文帝论](#)
- [君术策第五道](#)
- [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

# 宋史老泉先生传略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宰相韩琦奏于朝，召试舍人院，辞疾不至，遂除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卒，年五十八。赐其家缣绢二百，轼辞所赐，求赠官，特赠光禄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 宋史东坡先生传略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而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母尝读东汉《范滂传》，轼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母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嘉祐二年，中乙科，欧阳修谓梅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摄开封推官，决断精敏，会上元有旨市浙灯，轼密疏罢之。时言事者摘诗语以为谤，安置黄州。轼幅巾芒履，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召还，寻除翰林学士，人对便殿，宣仁后谓之曰：“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出知杭州，时湖中葑积为田，轼取葑田积于湖，筑为长堤，以通南北，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杭人名之苏公堤。其去也，民皆画像，饮食必祀，其有德于杭也。已贬惠州，居二年，泊然无介蒂，又贬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而独与幼子过著书为乐，若将终身焉。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世间乐事无复逾此。所著有《唐书辨疑》三十卷，《论语说》《书传》《东坡》等集。建中初卒常州，谥文忠。

# 宋史颍滨先生传略

苏辙，字子由，与兄同登进士，又同举制科，累官翰林学士，门下侍郎。自绍圣后，以言忤旨，蔡京复用事，贬谪迁徙无虚日。晚筑室于许，自号颍滨遗老，又号栾城。为人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而有秀杰之气，其高处几与兄轼相逼。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谥文定。

# 老泉文

## 六国

（《权书》）

六国<sup>[1]</sup>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sup>[2]</sup>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sup>[3]</sup>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sup>[4]</sup>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sup>[5]</sup>。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sup>[6]</sup>，邯郸为郡<sup>[7]</sup>，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割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sup>[8]</sup>，良将犹在<sup>[9]</sup>，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sup>[10]</sup>。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 项籍

（《权书》）

吾尝论，项籍<sup>[11]</sup>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sup>[12]</sup>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刘备<sup>[13]</sup>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势；不有所忍，不可以尽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济。

呜呼！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死于垓下<sup>[14]</sup>，无惑也。吾观其战于巨鹿也<sup>[15]</sup>，见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关<sup>[16]</sup>，籍于此时，若急引军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sup>[17]</sup>，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巨鹿，而犹徘徊河南、新安<sup>[18]</sup>间，至函谷<sup>[19]</sup>，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则其势不得强而臣。故籍虽迁沛公汉中<sup>[20]</sup>，而卒都彭城<sup>[21]</sup>，使沛公得还定三秦<sup>[22]</sup>，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巨鹿之战也。

或曰：虽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项梁死，章邯谓楚不足虑，故移兵伐赵<sup>[23]</sup>，有轻楚心，而良将劲兵，尽于巨鹿。籍诚能以必死之士，击其轻敌寡弱之师，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关，与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关，与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则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曰：虎方捕鹿，罟据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则碎于罟明矣。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使籍入关，王离、涉闲必释赵自救<sup>[24]</sup>。籍据关逆击其前，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蹶其后，覆之必矣。是籍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功于秦也。战国时，魏伐赵，齐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赵而破魏<sup>[25]</sup>。彼宋义<sup>[26]</sup>号知兵，殊不达此，屯安阳<sup>[27]</sup>不进，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据关矣。籍与义俱失焉。

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sup>[28]</sup>，可以不亡也。吾



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椋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 乐论<sup>[29]</sup>

礼之始作也，难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难久。天下未知君之为君，父之为父，兄之为兄，而圣人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异其君父兄，而圣人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sup>[30]</sup>以从我拜起坐立，而圣人身先之以耻。呜呼！其亦难矣。天下恶夫死也久矣，圣人招之曰：“来，吾生尔。”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视其向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则宜何从。故当其时，虽难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视君父兄，如头足之不待别白而后识，视拜起坐立，如寝食之不待告语而后从事。虽然，百人从之，一人不从，则其势不得遽至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无礼而死，而见其今之无礼而不至乎死也，则曰：圣人欺我。故当其时，虽易而难久。

呜呼！圣人之所恃以胜天下之劳逸者，独有死生之说耳。死生之说，不信于天下，则劳逸之说，将出而胜之。劳逸之说胜，则天下之权去矣。酒有鸩<sup>[31]</sup>，肉有堇<sup>[32]</sup>，然后人不敢饮食；药可以生死<sup>[33]</sup>，然后人不以苦口为讳。去其鸩，彻其堇，则酒肉之权固胜于药。圣人之始作礼也，其亦逆知其势之将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诚，而后人信之。幸今之时，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诚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则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语之所不及也。告语之所不及，必有以阴驱而潜率之。于是观之天地之间，得其至神之机，而窃之以为乐。

雨，吾见其所以湿万物也；日，吾知其所以燥万物也；风，吾知其所以动万物也。隐隐𩇦𩇦<sup>[34]</sup>，而谓之雷者，彼何用也？阴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湿，日之所不能燥，风之所不能动，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sup>[35]</sup>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风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声，故圣人因声以为乐。为之君臣、父子、兄弟

者，礼也。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则礼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圣人之说，又何从而不信乎。

## 谏论上

自注云：贤君不时有，忠臣不时得，故作谏论

古今论谏<sup>[36]</sup>，常与讽<sup>[37]</sup>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sup>[38]</sup>。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术何如耳。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sup>[39]</sup>；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sup>[40]</sup>。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顾用之之术何如耳。然则仲尼之说非乎？曰：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如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为桀、纣者，吾百谏而百听矣；况虚己者乎？不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若尧舜者，吾百谏而百不听矣；况逆忠者乎？然则奚术而可？曰：机智勇辩，如古游说<sup>[41]</sup>之士而已。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请备论其效：

周衰，游说炽于列国，自是世有其人，吾独怪夫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而牴触忌讳，说或甚于谏，由是知不必乎讽谏，而必乎术也。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

触龙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sup>[42]</sup>；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而相燕之行有日<sup>[43]</sup>；赵卒以两贤王之意语燕，而立归武臣<sup>[44]</sup>：此理而论之也。子贡以内忧教田常<sup>[45]</sup>，而齐不得伐鲁；武公以麋鹿胁顷襄，而楚不敢图周<sup>[46]</sup>；鲁连以烹醢惧垣衍，而魏不果帝秦<sup>[47]</sup>：此势而禁之也。田生以万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sup>[48]</sup>；朱建以富贵饵閼孺，而辟阳赦<sup>[49]</sup>；邹阳以爱幸悦长君，而梁王释<sup>[50]</sup>：此利而诱之也。苏秦<sup>[51]</sup>以牛后羞韩，而惠王按剑太息；范雎<sup>[52]</sup>以无王耻秦，而昭王长跪请教；酈生以助秦凌汉，而沛公辍洗听计<sup>[53]</sup>：此激而怒之也。苏代以土偶笑田文<sup>[54]</sup>，楚人以弓缴感襄王<sup>[55]</sup>，蒯通以娶妇悟齐相<sup>[56]</sup>：此隐而讽之也。

五者，相倾险坡（bì）之论，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

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若唐魏郑公<sup>[57]</sup>，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者欤？噫！龙逢、比干<sup>[58]</sup>，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sup>[59]</sup>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 谏论下

夫臣能谏，不能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sup>[60]</sup>。犹惧其选奕阿谀<sup>[61]</sup>，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

《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sup>[62]</sup>是也。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搏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千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sup>[63]</sup>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

君之难犯，犹渊谷之难越也。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

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sup>[64]</sup>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此无他，墨刑之废耳。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sup>[65]</sup>，不亦鲜哉！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苟增其所有，有所无，则谏者直，佞者忠，况直者乎？诚如是，欲闻谏言而不获<sup>[66]</sup>，吾不信也。

## 管仲论

管仲<sup>[67]</sup>相桓公，霸诸侯，攘戎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sup>[68]</sup>，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sup>[69]</sup>，其祸蔓延，讫简公<sup>[70]</sup>，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则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sup>[71]</sup>；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sup>[72]</sup>，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sup>[73]</sup>。彼桓公何人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乎耳，色不绝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曰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sup>[74]</sup>矣。

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縶<sup>[75]</sup>桓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霸莫盛于桓、文，文公<sup>[76]</sup>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sup>[77]</sup>之虐，不如孝公<sup>[78]</sup>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

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败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

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sup>[79]</sup>。是其心以为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鳅<sup>[80]</sup>，以不能进蘧伯玉<sup>[81]</sup>，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sup>[82]</sup>：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 上韩枢密书

韩琦，字雅圭，相州人，为枢密使。

太尉<sup>[83]</sup>执事：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sup>[84]</sup>。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昨因请见，求进末议<sup>[85]</sup>，太尉许诺，谨撰其说。言语朴直，非有惊世绝俗之谈，甚高难行之论，太尉取其大纲，而无责其纤悉。

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决之为沟塍<sup>[86]</sup>，壅之为沼沚<sup>[87]</sup>，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汇为洪波，潴<sup>[88]</sup>为太湖，万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后，未之见也。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sup>[89]</sup>，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试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既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

盖虎豹终日而不杀，则跳踉<sup>[90]</sup>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而不螫



[91]，则噬啗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无足怪者。昔者刘、项奋臂于草莽之间，秦、楚无赖子弟，千百为辈，争起而应者，不可胜数。转斗五六年，天下厌兵，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时，分王诸将，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而韩信、黥布之徒，相继而起者七国，高祖死于介胄之间，而莫能止也。连延及于吕氏之祸，讫孝文而后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刘、项之势，初若决河，顺流而下，诚有可喜；及其崩溃四出，放乎数百里之间，拱手而莫能救也。呜呼！不有圣人，何以善其后？

太祖、太宗，躬擐[92]甲胄，跋涉险阻，以斩刈[93]四方之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满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传四世，而天下无变，此何术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诸将，而韩信、黥布之徒，无以启其心也。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则其不义之心，蓄而无所发，饱食优游，求逞于良民。观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实亲见。凡郡县之富民，举而籍其名，得钱数百万，以为酒食馈饷[94]之费。杵声未绝，城辄随坏，如此者数年而后定。卒事，官吏相贺，卒徒相矜，若战胜凯旋而待赏者[95]。比来京师，游阡陌[96]间，其曹往往偶语，无所忌讳。闻之土人，方春时，尤不忍闻，盖时五六月矣。会京师忧大水，锄耰畚筑[97]，列于两河之堦[98]，县官日费千万，传呼劳问之声，不绝者数十里，犹且眈眈狼顾[99]，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天下之势，今何如也？

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天子者，养尊而处优，树恩而收名，与天下为喜乐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100]，使天下之心，系于一人，而已不与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谤；好名则多树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

顷者狄公在枢府[101]，号为宽厚爱人，狎昵士卒，得其欢心。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材也。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为治？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102]。夫以临淮之悍[103]，而代汾阳之长者[104]，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

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不敢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不敢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杀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杀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杀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无所归怨，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

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而无幸一时之名；尽至公之心，而无恤三军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君臣之体顺，而畏爱之道立，非太尉吾谁望邪？

## 上欧阳内翰书

欧阳修时为翰林学士。

洵布衣穷居，常窃自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sup>[105]</sup>，富公为枢密副使<sup>[106]</sup>，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sup>[107]</sup>，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sup>[108]</sup>。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sup>[109]</sup>，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sup>[110]</sup>。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sup>[111]</sup>。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人为宰相<sup>[112]</sup>，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潜<sup>[113]</sup>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sup>[114]</sup>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

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而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攀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者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sup>[115]</sup>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sup>[116]</sup>，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纤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sup>[117]</sup>，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贄之文<sup>[118]</sup>，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书<sup>[119]</sup>，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

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sup>[120]</sup>，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其曩时所作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人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sup>[121]</sup>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噫嘻<sup>[122]</sup>！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 族谱引

族谱，氏族之谱系也。苏氏先世有名序者故讳序为引。

苏氏族谱，谱苏氏之族也。苏氏出于高阳<sup>[123]</sup>，而蔓延<sup>[124]</sup>于天下。唐神龙<sup>[125]</sup>初，长史味道刺眉州<sup>[126]</sup>，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而谱不及者，亲尽也。亲尽则曷为不及？谱为亲作也。凡子得书，而孙不得书，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几，某日卒，皆书，而他则不书者，何也？详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讳某，而他则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谱为苏氏作，而独吾之所自出得详与尊，何也？谱，吾作也。呜呼！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sup>[127]</sup>，而至于缌麻<sup>[128]</sup>，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吾所与相视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此吾谱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于途人者，势也。势，吾无如之何也。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其无至于忽忘焉，可也。呜呼！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诗曰：

吾父之子，今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宁；数世之后，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与手，其能几何？彼不相能，彼独何心！

## 木假山记

木之生，或蘖而殇<sup>[129]</sup>，或拱而夭<sup>[130]</sup>。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没于湍沙之间<sup>[131]</sup>，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余<sup>[132]</sup>，或髣髴于山者<sup>[133]</sup>，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滨<sup>[134]</sup>，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为人所材，以及于斧斤；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sup>[135]</sup>，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峭<sup>[136]</sup>，凜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sup>[137]</sup>决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名扬休，宋眉州人。少孤，力学举进士，官工部郎中，尝使契丹，感寒毒，得风疼疾。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sup>[138]</sup>，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sup>[139]</sup>。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sup>[140]</sup>，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悟，摧折复学<sup>[141]</sup>。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sup>[142]</sup>，相与劳问，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sup>[143]</sup>，乃为天子出使万里之外，强悍不屈之虏廷，建大旆<sup>[144]</sup>，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sup>[145]</sup>口舌之间，足矣。

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sup>[146]</sup>，为我言曰：“既出境，宿驿亭<sup>[147]</sup>，闻介马数万骑驰过<sup>[148]</sup>，剑槊<sup>[149]</sup>相摩，终夜有声，从者怛然<sup>[150]</sup>失色。及明，视道上马迹，尚心掉<sup>[151]</sup>不自禁。”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也。中国之人不测也，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顿<sup>[152]</sup>，壮士、健马皆匿不见，是以有平

城之役<sup>[153]</sup>。今之匈奴，吾知其无能为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sup>[154]</sup>。”况于夷狄？请以为赠。

## 仲兄文甫字说

洵读《易》至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sup>[155]</sup>。”曰：嗟夫！群者，圣人之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盖余仲兄名涣，而字公群，则是以圣人之所欲解散涤荡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无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请以文甫易之，如何？”

且兄尝见夫水之与风乎？油然而行，渊<sup>[156]</sup>然而留，停洄汪洋<sup>[157]</sup>，满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风实起之。蓬蓬<sup>[158]</sup>然而发乎太空，不终日而行乎四方，荡乎其无形，飘乎其远来，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风也。而水实形之。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sup>[159]</sup>，纡余委蛇<sup>[160]</sup>，蜿蜒沦涟<sup>[161]</sup>，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云，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徐而如缅<sup>[162]</sup>，揖让旋辟<sup>[163]</sup>，相顾而不前。其繁如縠<sup>[164]</sup>，其乱如雾，纷纭郁扰<sup>[165]</sup>，百里若一。汨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sup>[166]</sup>，号怒相轧<sup>[167]</sup>，交横绸缪<sup>[168]</sup>，放乎空虚，掉乎无<sup>[169]</sup>，横流逆折，潰旋倾侧，宛转胶戾<sup>[170]</sup>，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sup>[171]</sup>，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殊状异态，而风水之极观备矣！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

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sup>[172]</sup>，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昔者君子之处于世，不求其功，不得已而功成，则天下以为贤；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则天下以为口实<sup>[173]</sup>。呜呼！此不可与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 名二子说

轮辐盖轸<sup>[174]</sup>，皆有职乎车，而轼<sup>[175]</sup>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sup>[176]</sup>，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

[1] 六国：齐、楚、燕、赵、韩、魏。

[2] 暴（pù）：暴露。

[3] “古人云”以下四句，见《国策》。

[4] 嬴：秦姓。此指秦国。秦始皇姓嬴名政。

[5] 丹：燕太子丹。荆卿：即荆轲。燕见秦灭六国，祸且至燕，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使荆轲以樊于期首，及燕督亢地图，献于秦，因袭刺秦王。轲刺秦王不中，王大怒，益发兵伐燕，大破之，遂围蓟。燕王喜奔辽东，斩丹以献秦。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

[6] 牧：李牧，赵北边良将也。秦破赵，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封李牧为武安君。秦攻番吾，李牧击破秦军。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之，虏赵王迁，遂灭赵。

[7] 邯郸：赵都，今河北邯郸。此句谓赵国灭亡。

[8] 刺客：谓荆卿。

[9] 良将：谓李牧。

[10] 咽（yàn）：吞也。此句谓秦国不能消灭六国。

[11] 项籍：字羽，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12]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其父夏侯嵩，为宦官曹腾养子，因冒姓曹。尝起兵讨董卓，即进封魏王，操子丕篡汉，追尊操为武帝。

[13] 刘备：字玄德，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讨黄巾军有功，为豫州牧，后领益州牧。魏皇初二年，即皇帝位，都成都。

[14] 垓（gāi）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史记》：“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旋乃自刎而死。”

[15] 巨鹿：秦郡，今河北巨鹿县。《史记》：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赵歇、陈余、张耳，皆走入巨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闲围巨鹿。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救赵。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即其帐中斩宋义头。乃渡河救巨鹿。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大破之，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

[16] 《史记》：项羽日夜引兵渡三户，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沛公因略韩地轘辕，围宛城，袭攻武关，破之。遂先诸侯兵至霸上。

[17] 咸阳：秦都，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唐时称渭城。

[18] 新安：故城在今河南新安县西，项羽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

[19] 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市南，战国时秦故关也。山形如函，故曰函关。《西征记》：“关城在谷中，深险如函，故名。”

[20] 羽封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

[21] 彭城：今江苏徐州市。

[22]羽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董翳为翟王，王上郡，是为三秦。

[23]项梁：楚将项燕子。章邯：秦将，后封雍王。

[24]王离：王翦之孙，与涉闲皆秦将。

[25]田忌：齐将。魏伐赵，赵求救于齐，齐以田忌为将，孙子为师。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救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26]宋义：楚上将军，号为卿子冠军。

[27]安阳：战国赵邑，在今河北临城县南。

[28]剑门：山名，在四川剑阁县北。

[29]《礼记·乐论》：“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知乐则几于礼矣。”此篇即由此阐发。

[30]靡然：随顺之意。

[31]鸩（zhèn）：毒鸟也，食蛇。其羽画酒，饮之即死。

[32]堇：草名。毒药。

[33]药可以生死：谓药可以起死回生。

[34]隐隐砢砢（hóng）：象声词。《法言·问道》：“或问大声，曰：非雷非霆，隐隐砢砢。”

[35]蹙（cù）：紧迫，急促。

[36]《白虎通》：“谏，间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间革，更其行也。”又《周礼》谏字注：“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

[37]讽：谓譬论不直言也。

[38]《家语》：“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谏谏，二曰戇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惟度主以行之，吾从其讽谏乎”。

[39]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伍举入谏，进隐语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

[40]秦太后与嫪毐（lào ǎi）通，始皇诛毐，迁太后于雍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谏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臣，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质。王下殿手接之，迎太后归。

[41]说（shuì），《增韵》：“说，诱，谓以言语谕人，使从己也。”

[42]赵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左师触龙见太后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夫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今媼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媼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于是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见《史记》）

[43]秦使张唐往相燕，共谋伐赵，唐不肯行。甘罗见唐曰：“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秦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今文信侯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张唐乃行。甘罗：战国时秦国上卿，下蔡（今颍上县甘罗乡）人，秦相甘茂之孙，战国时纵横家，《史记》卷七一有传。

[44]赵王、武臣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将囚之，欲与分赵地半乃归。赵使者往，燕辄杀之以求地，张耳、陈余患之。有厮养卒曰：“吾为公说燕。”谓燕将曰：“君知张耳、陈余何如人也？”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养卒乃笑曰：“两人名为求王，实欲燕杀之，而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

[45]田常欲作乱于齐，惮国高鲍晏，故移兵伐鲁。子贡往说田常曰：“吴强鲁弱，不如伐吴。”田常忿然作色，子贡曰：“夫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



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常曰善。

[46] 楚顷襄王欲图周，赧王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西周之地不过百里，攻之者名为弑君，然犹有欲攻之者，见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犹攻之，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于虎。今子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傅器，器南则兵至矣。”楚乃止。

[47] 秦围赵，魏王使新垣衍谓赵王，使共尊秦昭王为帝。鲁仲连往见衍曰：“昔九侯、鄂侯、文王，时之三公也。纣醢九侯，脯鄂侯，拘文王欲令之死，易为与人俱称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乎！”衍再拜曰：“吾不敢复言帝秦矣。”鲁连：又称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好谋划，不肯出任，以申张正义闻名。

[48] 营陵侯刘泽，汉高祖从祖昆弟也。吕后时，齐人田生游乏资，泽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田生如长安，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卿，居数月，田生说张卿曰：“太后欲立吕产为王，恐大臣不听，卿何不风大臣以闻太后，太后必喜，诸吕以王，万户侯亦卿之有也。”张卿乃风大臣语太后，立吕产为吕王。田生因说之曰：“吕产王，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刘泽，诸刘长，卿言太后裂十余县王之，彼得王喜，于诸吕王益固矣。”张卿入言之，遂立泽为瑯琊王。

[49] 辟阳侯（pì yáng hòu）：（审食其封辟阳侯）幸吕太后，人或毁辟阳侯，惠帝怒，欲诛之。辟阳侯急，因朱建求见惠帝之幸臣闾籍孺，说之曰：“辟阳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诛侯，旦曰太后亦诛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于帝，出辟阳侯，太后大驩，君富贵益倍矣。”孺从其计，果出辟阳侯。

[50] 梁孝王以杀袁盎故谋反，事败恐诛，乃往谢邹阳，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阳见王美人兄王长君曰：“窃闻长君弟得幸后宫，天下无有，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今袁盎事即穷竟，梁王恐诛，如此则太后拂愠，切齿侧目于贵臣，长君危矣！长君诚能为上言，得毋竟梁王事，太后厚德长君，长君之弟幸于两宫，金城之固也。”长君乃入言之，事果得不竟。

[51] 苏秦：字季子，东周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谋略家。学于鬼谷子。《史记》卷六九有传。

[52] 范雎（？—前255），字叔，本魏国人，后仕秦为相，封应侯。善辞令，战国末期著名纵横家。《史记》卷七九有传。

[53] 酈食其：汉初谋臣。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人。《史记》卷九七有传。

[54] 秦昭王闻孟尝君贤，使泾阳君为质以求见。孟尝君将入秦，苏代曰：“今日代从外来，见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土偶人谓桃梗曰：‘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乃止。苏代：东周洛阳人，苏秦之弟。战国时纵横家，游说于齐、燕之间。

[55] 楚人有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召而问之。对曰：“此何足为大王道也，昔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战国，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又加而弋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夕之乐也，其获非特鳬雁之实也。”

[56] 齐悼惠王时，曹参为相，齐处士东郭先生、梁石君二人，隐居不仕。蒯通见相国曰：“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犹是也。东郭先生、梁石君，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以求仕也，愿使人礼之。”相国以为上宾。蒯（kuǎi）通：汉初范阳（今河北定兴北）人。善于言辞和权变。

[57] 唐魏征，字玄成，太宗时拜谏议大夫，后封郑国公。

[58] 龙（páng）逢：姓关，谏桀不听，为桀所杀。比干：纣诸父，强谏为纣剖心而死。

[59] 张仪：魏人，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

[60] “兴王”句，见《国语》。

[61] 选：与“巽”通。选栗（ruǎn）：畏怯之意。《前汉书·西南夷传》：“议者选吴，复守和议。”阿：比也，曲从，迎合。谀：谄也，《荀子》：“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

[62] 《书·伊训》：“臣下不匡其刑墨”，“匡”字，避宋太祖讳作“正”。墨：五刑之一，凿其额涅以墨书。

[63] 《尔雅·释宫》：“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史记·驺衍传》：“为列第康庄之衢。”

[64] 噤：口闭也。《史记·晁错列传》：“噤口不敢复言。”

[65] 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霍光悉诛二百余人。霍光：字子孟，去病异母弟。昌邑王，名贺。

[66] 说（dǎng）言：直言也。《前汉书·班固传》：“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说言。”

[67]管仲：名夷吾，颍上（安徽）人。

[68]竖刁：寺人刁也。易牙：雍人，善烹调。开方：卫之公子。《韩非子》：“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管仲曰：‘愿君去竖刁、易牙，远卫公子开方。易牙为君主味，君唯人肉未尝，易牙系其子首而进之；君妒而好内，竖刁自官以治内；开方事君十五年，齐卫之间，不容数日行，弃其母久官不归；臣闻之，矜伪不长，盖虚不久，愿君去此三子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

[69]《左传》：“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70]简公：名壬，为田常所弑。

[71]鲍叔：名牙，荐管仲于桓公者。

[72]《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73]少正卯：鲁之闻人，孔子为鲁司寇，诛之两观之下，曰：“天下有大恶五，而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不除也。”

[74]弹冠相庆：言整洁其冠，将出而仕。《汉书》：“王阳在位，贡公弹冠。”

[75]繫：拴，捆。

[76]文公：晋文公重耳也。

[77]灵公：名夷皋，晋文公孙。

[78]孝公：桓公子，即公子昭。

[79]《管子·戒篇》：“管子寝疾，汉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国强，宾胥无（齐大夫）之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国诎。’”

[80]史鮪（qiū）：字子鱼，卫大夫。鮪将死，命其子曰：“吾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无成礼，置尸牖下毕矣。”灵公吊，怪而问之，子以父言告，灵公于是进蘧伯玉退弥子瑕。

[81]蘧（qú）伯玉：名瑗（yuàn），卫之贤者。弥子瑕：灵公之嬖人。

[82]萧何病，孝惠帝临视，因问曰：“百年后，谁可代君者？”曰：“知臣莫若君”。孝惠曰：“曹参如何？”何顿首曰：“帝得之矣。”

[83]太尉：秦汉官名，宋枢密使，与太尉官相当，故称枢密为太尉。

[84]贾谊：汉洛阳人。年十八，属文称于郡中。后为长沙王太傅，又为梁怀王太傅，王薨，谊自伤哭泣死，年三十三。

[85]末议：对己作《权书》的谦虚说法。司马迁《报任安书》：“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

[86]塍（chéng）：稻田畦也。班固《西都赋》：“沟塍刻镂。”

[87]沼：池也。《尔雅·释水》：“小渚曰沚。”《诗·召南》：“于沼于沚。”

[88]潘（zhū）：水所停也。《书·禹贡》：“大野既猪。”

[89]殄（tiǎn）：尽也；一曰绝也。

[90]跳踉（liáng）：跳跃。《庄子·秋水》：“跳踉乎井干之上。”

[91]螫（shì）：虫行毒也。《史记·淮阴侯传》：“猛虎之犹豫，不如蜂虻之致螫。”

[92]擐（huàn）：贯也。《左传》：“躬擐甲胄。”

[93]刈（yì）：割草也。

[94]饋：犹归也。以物与人曰“饋”。饷：意同饋。

[95]《左传》：“秋，七月，丙申，振旅凯以入于晋。”《唐书·太宗本纪》：“太宗败窦建德于虎牢，执之，六月，凯旋。”

[96]路南北为“阡”，东西为“陌”。

[97]耒耨（yōu）：田器也。《淮南子》：“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耨耒耨。”畚（tǎn）：盛土器，以草索为之。筑：捣也。《左传》：“称畚筑”，注云：“筑者筑土之杵。”

[98]塼（ruán）：与“塹”同，岸边地。

[99]睨睨（juàn）：侧目相视貌。《晋书·宣帝纪》：“魏武察帝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狼顾：狼性怯，走常还顾，因以喻人之有所畏惧也。

[100]捍：同“扞”，卫也。

[101]狄公：狄青，字汉臣，宋汾州西河人，元昊反，青为延州指挥使，后又平侬智高。卒谥武襄。

[102]唐乾元二年，召郭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之。光弼以骑五百，夜入其军，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谋逐光弼，不果，光弼执而斩之。

[103]李光弼，封临淮王。

[104]郭子仪，封汾阳王。

[105]范公：谓范仲淹，庆历三年参知政事。

[106]富公：谓富弼，庆历三年拜枢密副使。

[107]余公：谓余靖；蔡公：谓蔡襄。庆历中，同为谏官。

[108]尹公：谓尹洙。赵元昊反，洙尝在兵间，凡五六年。

[109]庆历四年，范公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公出为河北宣抚使。

[110]欧公以孤甥张氏狱，左迁知制诰，知滁州。余公为御史王平所劾，出知吉州，改将作少监，分司南京，居曲江。蔡公以母老求知福州。尹公徙知晋州，又知潞州，后为将吏所讼，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徙监均州酒税。

[111]李维桢曰：“按仲淹之相，由欧阳公之推扬，仲淹及弼之抚西北，由夏竦之离间。”

[112]余公平智高之乱于广南。至和元年，欧公迁翰林学士，蔡公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二年，富公拜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113]潜（shān）：涕流貌。《诗·小雅》：“潜焉出涕。”

[114]汲汲：形容急切的样子。《前汉书·扬雄传》：“不汲汲于富贵。”

[115]巉（chán）：山险绝高峻。

[116]韩子：谓韩愈。

[117]李翱：字习之，唐赵郡人，有《李文公集》。

[118]陆贽：字敬輿，唐嘉兴人，有《陆宣公奏议》。

[119]咫尺之书：书信。古代书写用木简，信札之简长盈尺，故称。《孔融论盛孝章书》：“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

[120]《庄子》：“刻意尚行”，注：刻，削也，峻其意也；谓削意令峻也。

[121]浑浑：波相随貌，又与“滚”同，大水流貌。《荀子·富国》篇：“财货浑浑如泉源。”

[122]噫嘻：叹词。《诗·周颂》：“噫嘻成王”。

[123]高阳：颍颥有天下之号也。其地即今河南杞县西南。

[124]蔓延：言如蔓生之草，延绵不绝也。

[125]神龙：唐武后年号。



[126]苏味道：唐栎城人，武后朝，拜同平章事，中宗复辟，坐张易之党，贬眉州刺史卒。眉州：唐置，今四川眉山市。

[127]衰（cuī）：与“缋”同，丧服也，三年之丧用之。

[128]缌麻：五服之最轻者，本宗为高祖父母，及五服内之在小功以下者，服之。

[129]蘗（niè）：芽之旁出者。殇：短寿。

[130]两手合持曰“拱”。孟子：“拱把之桐梓。”夭：谓夭折不尽天年也。

[131]汨没：浮沉之意。湍：急流。

[132]啮（niè）：侵蚀也。

[133]髣髴：与“仿佛”同。《说文》：若似也。

[134]渍（fén）：水涯，岸边。韩愈文：“天池之滨，大江之渍。”

[135]魁岸：体貌雄桀也。踞：盘踞也。肆：犹放恣也。

[136]庄：谓容貌端严也。《论语》：“临之以庄则敬。”栗：谨敬也。《书·舜典》：“宽而栗。”刻峭：深切之义。

[137]岌然：高貌。

[138]啖：给人吃。《前汉书·王吉传》：“吉妇取枣以啖吉”。

[139]狎：亲近。《左传》：“宋华与乐轸，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

[140]句读（dòu）：文句中停顿之处。属对：诗文对仗。

[141]摧折：犹折节也，言顿改其旧所为也。《魏略》：“徐庶少好任侠击剑，中平末，为人报仇，得脱，折节学问。”《北齐书》：“魏收折节读书，以文华显。”

[142]长安：古都城也，名始于汉，今陕西西安。

[143]《宋史·职官志》：翰林为内制，中书为外制，谓之两制。

[144]旛（pèi）：旌旗。

[145]折冲：克敌制胜。《晏子春秋》：“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

[146]彭任：字有道，宋岳池人，庆历初，富弼使契丹议岁币，任与偕行。

[147]驿亭：驿站所设的供行旅止息的处所。古时驿传有亭，故称。

[148]介马：被甲之马。《左传·成公二年》：“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后朝食。’不介马而驰之。”

[149]槊（shuò）：长矛。

[150]怛（dá）：惊惧。

[151]掉：摇也。

[152]冒顿（mò dú）：汉初匈奴单于名。

[153]平城：汉县名，故城在今山西大同东。汉高祖闻韩王信与匈奴欲击汉，使人觇之，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帝使奉春君刘敬复往，远报曰：“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争利，不可击也。”帝不听。遂至平城。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帝于白登，七日围乃解。

[154]《孟子·尽心章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注：藐焉而不畏之，则志意舒展，言语得尽也。

[155]《吕览》云：“换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其佐多贤也。”

[156]渊然：止貌。《管子·度地》篇：“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

[157] 渟：水止也。洄：水流貌。

[158] 蓬蓬：盛貌。《诗·小雅》：“维柞之枝，其叶蓬蓬。”

[159] 陂：《集韵》作“波”。《诗》：“彼泽之陂。”

[160] 虺（yí）：同“蛇”。纡余：言曲而旷也。司马相如赋：“纡余逶迤。”委蛇，自得之貌。《诗》：“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161] 蜿蜒：屈曲之状。李尤《阳德殿赋》：“连壁组之烂漫兮，杂虬文之蜿蜒。”《诗·魏风》：“河水清且沦猗。”注：沦，小风拂水成文，转如轮也。又“河水清且涟猗”。注：涟，风行水成文也。

[162] 緌：微丝。

[163] 旋辟：逡巡。

[164] 縠（hú）：绉纱。

[165] 纷会云：乱也。郁：滞也。扰：乱也。

[166] 磅礴：充塞也。韩愈文：“磅礴而郁积。”《庄子》：“磅礴万物。”汹涌：水声。司马相如《上林赋》：“汹涌澎湃。”

[167] 轧（yà）：排挤，倾轧。《庄子·人间世》：“名也者，相轧也。”

[168] 绸缪：犹缠绵也。《诗·唐风》：“绸缪束薪。”

[169] 垠（yín）：边。《楚辞·远游》篇：“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

[170] 胶戾：回环曲折。

[171] 古时积薪，有寇则燔之，曰燧。直者如燧，谓水之湑起，其状似燧火之燔而上起也。

[172] 组绣：华丽的丝绣服饰。

[173] 口实：犹俗言话柄。《书·仲虺之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

[174] 辐：车轮中直木，内辋于毂，外入于牙者。《说文》：輶，车后横木也。

[175] 轼：车前横木。《释名》：“轼，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

[176] 辙：车轮所辗迹也。

# 东坡文

## 前赤壁赋

壬戌<sup>[1]</sup>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sup>[2]</sup>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sup>[3]</sup>，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sup>[4]</sup>。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sup>[5]</sup>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sup>[6]</sup>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sup>[7]</sup>，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sup>[8]</sup>。于是饮酒乐甚，扣舷<sup>[9]</sup>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sup>[10]</sup>，击空明兮溯流光<sup>[11]</sup>。渺渺<sup>[12]</sup>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客有吹洞箫者<sup>[13]</sup>，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sup>[14]</sup>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sup>[15]</sup>，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sup>[16]</sup>，泣孤舟之嫠妇<sup>[17]</sup>。

苏子愀然<sup>[18]</sup>，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sup>[19]</sup>？西望夏口<sup>[20]</sup>，东望武昌<sup>[21]</sup>，山川相缪<sup>[22]</sup>，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sup>[23]</sup>？方其破荆州，下江陵<sup>[24]</sup>，顺流而东也，舳舻<sup>[25]</sup>千里，旌旗蔽空，酹酒<sup>[26]</sup>临江，横槊赋诗<sup>[27]</sup>，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sup>[28]</sup>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sup>[29]</sup>，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sup>[30]</sup>；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sup>[31]</sup>，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sup>[32]</sup>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sup>[33]</sup>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 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sup>[34]</sup>，步自雪堂<sup>[35]</sup>，将归于临皋<sup>[36]</sup>。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sup>[37]</sup>。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sup>[38]</sup>，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sup>[39]</sup>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sup>[40]</sup>，披蒙茸<sup>[41]</sup>，踞虎豹<sup>[42]</sup>，登虬龙<sup>[43]</sup>，攀栖鹘之危巢<sup>[44]</sup>，俯冯夷之幽宫<sup>[45]</sup>。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sup>[46]</sup>，戛然长鸣，掠<sup>[47]</sup>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sup>[48]</sup>，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 始皇论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谋夕，忧死之不给，是故巧诈不生，而民无知。然圣人恶其无别，而忧其无以生也，是以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sup>[49]</sup>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sup>[50]</sup>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本复始也<sup>[51]</sup>。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sup>[52]</sup>，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sup>[53]</sup>，所以回翔容与<sup>[54]</sup>，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sup>[55]</sup>，其食以笾豆簠簋<sup>[56]</sup>，其耕

以井田<sup>[57]</sup>，其进取选举以学校<sup>[58]</sup>，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丧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余，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sup>[59]</sup>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

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sup>[60]</sup>，而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sup>[61]</sup>。至秦而更以隶<sup>[62]</sup>，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sup>[63]</sup>，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悲夫！

## 伊尹论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今夫匹夫匹妇，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知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争者，止于簞<sup>[64]</sup>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

让天下与让簞食豆羹，无以异也。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

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sup>[65]</sup>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志，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sup>[66]</sup>，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

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sup>[67]</sup>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

## 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授书于圯上之老人也<sup>[68]</sup>，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sup>[69]</sup>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sup>[70]</sup>，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sup>[71]</sup>，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



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sup>[72]</sup>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sup>[73]</sup>。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sup>[74]</sup>。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sup>[75]</sup>。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sup>[76]</sup>，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 论养士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sup>[77]</sup>，“坚白”“同异”之流<sup>[78]</sup>；下至击剑扛鼎<sup>[79]</sup>，鸡鸣狗盗之徒<sup>[80]</sup>，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sup>[81]</sup>、齐田文<sup>[82]</sup>、赵胜<sup>[83]</sup>、黄歇<sup>[84]</sup>、吕不韦<sup>[85]</sup>，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sup>[86]</sup>，齐稷下谈者亦千人<sup>[87]</sup>；魏文侯<sup>[88]</sup>、燕昭王<sup>[89]</sup>、太子丹<sup>[90]</sup>，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sup>[91]</sup>，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sup>[92]</sup>。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猛鸷，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业，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



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sup>[93]</sup>，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

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sup>[94]</sup>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sup>[95]</sup>。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取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sup>[96]</sup>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sup>[97]</sup>？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sup>[98]</sup>，从车千乘，萧、曹为政<sup>[99]</sup>，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sup>[100]</sup>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 论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

公子鞆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晕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sup>[101]</sup>。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途之人皆捕击之矣。途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途之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sup>[102]</sup>，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晕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sup>[103]</sup>？

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优施来之<sup>[104]</sup>；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

斯，则赵高来之<sup>[105]</sup>。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sup>[106]</sup>，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sup>[107]</sup>，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sup>[108]</sup>，非下愚而何？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杀人，况其所噬啗者欤？

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sup>[109]</sup>。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sup>[110]</sup>。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人，乱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观览焉。

## 论项羽范增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sup>[111]</sup>。

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时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人君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

《易》曰：“知几其神乎<sup>[112]</sup>。”《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sup>[113]</sup>。”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sup>[114]</sup>。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sup>[115]</sup>；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sup>[116]</sup>；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sup>[117]</sup>。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

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sup>[118]</sup>，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sup>[119]</sup>，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乎，增亦人杰也哉！

## 策别训兵旅二

其三曰：“倡勇敢。”臣闻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权，英雄豪杰之士，所以阴用而不言于人，而人亦莫之识也。臣请得以备言之。

夫倡者，何也？气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军之勇怯。人人而较之，则勇怯之相去，若莛与楹<sup>[120]</sup>。至于三军之勇怯，则一也。出于反覆之间，而差于毫厘之际，故其权在将与君。人固有暴猛兽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变者；有见虺蜴而却走<sup>[121]</sup>，闻钟鼓之声而战栗者。是勇怯之不齐，至于如此。然闾閻之小民，争斗戏笑，卒然之间，而或至于杀人。当其发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虽天下之勇夫，无以过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顾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气之所乘，则夺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间；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开其自悔之意，则是不战而先自败也。故曰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楣相交，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

也；三军之众，可以气使也。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sup>[122]</sup>。”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

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难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难能也。以难得之人，行难能之事，此必有难报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军必有所私之士，视其勇者而阴厚之。人之有异材者，虽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异。自异而上不异之，则缓急不可以望其为倡。故凡缓急而肯为倡者，必其上之所异也。昔汉武帝欲观兵于四夷，以逞其无厌之求。不爱通侯之赏<sup>[123]</sup>，以招勇士。风告天下，以求奋击之人，然卒无有应者。于是严刑峻法，致之死地，而听其以深入赎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驰骤于死亡之地，是故其将降，而兵破败，而天下几至于不测<sup>[124]</sup>。何者？先无所异之人，而望其为倡，不已难乎？私者，天下之所恶也。然而为己而私之，则私不可用。为其贤于人而私之，则非私无以济。盖有无功而可赏，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责其为倡也。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方西戎<sup>[125]</sup>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诛之，而将帅之臣，谨守封略，外视内顾，莫有一人先奋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尽力，不得已而出，争先而归。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无以应，则其势不得不重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无同忧患之臣，而将军无腹心之士。西师之休，十有余年矣。用法益密，而进人益难。贤者不见异，勇者不见私。天下务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缓急将谁为之倡哉！

## 超然台记

台在今山东诸城县北城上。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铺糟啜醢<sup>[126]</sup>，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

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sup>[127]</sup>，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sup>[128]</sup>；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sup>[129]</sup>。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曰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囿，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sup>[130]</sup>，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sup>[131]</sup>，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sup>[132]</sup>，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sup>[133]</sup>。西望穆陵<sup>[134]</sup>，隐然如城郭，师尚父<sup>[135]</sup>、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sup>[136]</sup>，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sup>[137]</sup>，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sup>[138]</sup>，漚脱粟而食之<sup>[139]</sup>，曰：乐哉游乎！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sup>[140]</sup>。

## 石钟山记

《水经》<sup>[141]</sup>云：“彭蠡之口<sup>[142]</sup>，有石钟山焉。”酈道元以为<sup>[143]</sup>：“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sup>[144]</sup>，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sup>[145]</sup>，北音清越<sup>[146]</sup>，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sup>[147]</sup>，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sup>[148]</sup>，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sup>[149]</sup>，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硃硃焉<sup>[150]</sup>，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sup>[151]</sup>。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sup>[152]</sup>，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



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sup>[153]</sup>。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sup>[154]</sup>，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sup>[155]</sup>；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sup>[156]</sup>。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酈道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酈道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sup>[157]</sup>。

## 方山子传

方山子，光、黄间<sup>[158]</sup>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sup>[159]</sup>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sup>[160]</sup>。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sup>[161]</sup>，曰：“此岂古方山冠<sup>[162]</sup>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sup>[163]</sup>，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sup>[164]</sup>，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sup>[165]</sup>，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鹄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sup>[166]</sup>，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与<sup>[167]</sup>？

## 表忠观碑

熙宁十年十月戊子<sup>[168]</sup>，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臣抃<sup>[169]</sup>言：“故吴越国王钱氏坟庙，及其祖、父、妃、夫人、子孙之坟，在钱塘<sup>[170]</sup>者二十有六，在临安<sup>[171]</sup>者十有一，皆芜废不治。父老过之，有流涕者。谨按，故武肃王鏐<sup>[172]</sup>，始以乡兵破走黄巢<sup>[173]</sup>，名闻江淮。复以八都兵讨刘汉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sup>[174]</sup>。及昌以越畔，则诛昌而并越，尽有浙东西之地<sup>[175]</sup>。传其子文穆王元瓘<sup>[176]</sup>。至其孙忠显王仁佐<sup>[177]</sup>，遂破李景兵，取福州<sup>[178]</sup>。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sup>[179]</sup>，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师<sup>[180]</sup>。其后卒以国入覲<sup>[181]</sup>。三世四王，与五代相终始。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孑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乱，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负其蛤远<sup>[182]</sup>，兵至城下，力屈势穷，然后束手。而河东刘氏<sup>[183]</sup>，百战守死，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酈血为池<sup>[184]</sup>，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窦融以河西归汉<sup>[185]</sup>，光武诏右扶风修理其父子坟莹，祠以太牢。今钱氏功德，殆过于融，而不及百年，坟庙不治，行道伤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寺——曰妙音院者——为观<sup>[186]</sup>，使钱氏之孙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坟庙之在钱塘者，以付自然，其在临安者，以付其县乏净土寺僧——曰遣微，岁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时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县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几永终不坠，以称朝廷待钱氏之意。臣抃昧死以闻。”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赐名曰表忠观。铭曰：

天目之山<sup>[187]</sup>，苕水出焉<sup>[188]</sup>。龙飞凤舞，萃于临安<sup>[189]</sup>。笃生异人，绝类离群。奋挺大呼，从者如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sup>[190]</sup>。强弩射潮，江海为东<sup>[191]</sup>。杀宏诛昌，奄有吴越。金券玉册<sup>[192]</sup>，虎符龙节。大城其居，包络山川。左江右湖<sup>[193]</sup>，控引岛蛮<sup>[194]</sup>。岁时归休，以燕父老<sup>[195]</sup>。晔如神人，玉带球马<sup>[196]</sup>。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sup>[197]</sup>，大贝南金<sup>[198]</sup>。五朝昏乱，罔堪托国。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获所归，弗谋弗咨。先王之志，我维行之。天胙忠孝<sup>[199]</sup>，世有



爵邑。允文允武，子孙千亿。帝谓守臣，治其祠坟。毋俾樵牧，愧其后昆。龙山之阳，岿<sup>[200]</sup>焉新宫。匪私于钱，唯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视此刻文。

## 潮州韩文公庙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sup>[201]</sup>，而傅说为列星<sup>[202]</sup>，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sup>[203]</sup>，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sup>[204]</sup>，贲、育失其勇<sup>[205]</sup>，仪、秦失其辩<sup>[206]</sup>。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用房、杜、姚、宋而不能救<sup>[207]</sup>。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sup>[208]</sup>，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sup>[209]</sup>，而勇夺三军之帅<sup>[210]</sup>。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盖尝论天人之辨，以为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sup>[211]</sup>；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sup>[212]</sup>，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sup>[213]</sup>，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sup>[214]</sup>；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sup>[215]</sup>，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审矣。”轼曰：“不然。公之

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煮蒿凄怆<sup>[216]</sup>，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丰七年<sup>[217]</sup>，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sup>[218]</sup>，手抉云汉分天章<sup>[219]</sup>，天孙为织云锦裳<sup>[220]</sup>。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sup>[221]</sup>。西游咸池略扶桑<sup>[222]</sup>，草木衣被昭回光<sup>[223]</sup>。追逐李杜参翱翔<sup>[224]</sup>，汗流籍湜走且僵<sup>[225]</sup>。灭没倒景不可望<sup>[226]</sup>，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sup>[227]</sup>，历舜九疑吊英皇<sup>[228]</sup>。祝融先驱海若藏<sup>[229]</sup>，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sup>[230]</sup>，讴吟下招遣巫阳<sup>[231]</sup>。曝牲鸡卜羞我觞<sup>[232]</sup>，于粲荔丹与蕉黄<sup>[233]</sup>。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sup>[234]</sup>。

## 徐州莲华漏铭

（并叙）

故龙图阁直学士、礼部侍郎燕公肃<sup>[235]</sup>，以造物之智，闻于天下。作莲华漏<sup>[236]</sup>，世服其精。凡公所临，必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虽有巧者，莫敢损益。而徐州独用瞽人卫朴所造<sup>[237]</sup>，废法而任意，有壶而无箭，自以无目而废天下之视。使守者伺其满，则决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国子博士傅君祐<sup>[238]</sup>，公之外曾孙，得其法为详。其通守是邦也，实始改作，而请铭于轼。铭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识多寡，手知重轻。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计者，必付之于度量与权衡<sup>[239]</sup>。岂不自信而信物？盖以为无意无我，然后得万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仑旁薄于三十八万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虽疾雷、霾风、雨雪、昼晦<sup>[240]</sup>，而迟速有度，不加亏赢。使凡为吏者，如瓶之受水，不过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视时之上下，降不为辱，升不为荣。则民将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

## 文与可飞白赞

呜呼哀哉！与可岂其多好！好奇也欤？抑其不试<sup>[241]</sup>，故艺也<sup>[242]</sup>？始余见其诗与文，又得见其行草、篆、隶也，以为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复见其飞白，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sup>[243]</sup>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sup>[244]</sup>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sup>[245]</sup>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裊裊<sup>[246]</sup>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离离<sup>[247]</sup>乎其远而相属，缩缩<sup>[248]</sup>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几，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呜呼哀哉！

## 上王兵部书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来之冲也<sup>[249]</sup>。执事以高才盛名，作牧<sup>[250]</sup>于此，盖亦尝有以相马之说，告于左右者乎？闻之曰：骐驎之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动，其足如无所著，升高而不轻，走下而不轩<sup>[251]</sup>。其技艺卓绝，而效见明著，至于如此，而天下莫有识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责其技也。

夫马者，有昂目而丰臆<sup>[252]</sup>，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旷乎若秋后之兔，远望目若视日，而志不存乎刍粟，若是者飘忽腾蹕<sup>[253]</sup>，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于五达之衢，一目而眇<sup>[254]</sup>之，闻其一鸣，顾而循其色，马之技尽矣。何者？其相溢于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贤不肖，见于面颜，而发泄于辞气，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间。而必曰久居而后察，则亦名相士者之过矣。

夫轼，西州之鄙人，而荆之过客也。其足迹偶然而至于执事之门，其平生之所治以求闻于后世者，又无所挟持以至于左右，盖亦易疏而难合也。然自蜀至于楚，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六，取所见郡县之吏数十百人，莫不孜孜论执事之贤，而教之以求通于下吏。且执事何修而得此称也？轼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后于仕进之门者，亦徒以为执事立于五达之衢，而庶几乎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尔。夫今之世，岂惟王公择士，士亦有所择。轼将自楚游魏<sup>[255]</sup>，自魏无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见执事为恨也，是以不敢不进。不宣。

## 答李端叔书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犹可阙略；及足下轩然在疚<sup>[256]</sup>，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

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sup>[257]</sup>，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歠、羊枣<sup>[258]</sup>，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sup>[259]</sup>，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诤诤**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sup>[260]</sup>，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儻<sup>[261]</sup>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木有瘿<sup>[262]</sup>，石有晕<sup>[263]</sup>，犀有通<sup>[264]</sup>，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 祭柳子玉文

猗欤子玉，南国之秀。甚敏而文，声发自幼。纵横武库<sup>[265]</sup>，炳蔚文囿<sup>[266]</sup>。独以诗鸣，天锡雄味<sup>[267]</sup>。元轻白俗<sup>[268]</sup>，郊寒岛瘦<sup>[269]</sup>。嘹然一吟，众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旧<sup>[270]</sup>。平视青云<sup>[271]</sup>，可到宁

骤。孰云坎填<sup>[272]</sup>，白发垂脰<sup>[273]</sup>。才高绝俗，性疏来垢<sup>[274]</sup>。谪居穷山，遂侣猩狔<sup>[275]</sup>。夜衾不絮，朝甑绝饕<sup>[276]</sup>。慨然怀归，投弃纓绶<sup>[277]</sup>。潜山之麓<sup>[278]</sup>，往事神后<sup>[279]</sup>。道味自饴，世芬莫饕<sup>[280]</sup>。凡世所欲，有避无就。谓当乘除，并畀之寿。云何不淑，命也谁咎？顷在钱塘<sup>[281]</sup>，惠然我覩。相从半岁，日饮醇酎<sup>[282]</sup>。朝游南屏<sup>[283]</sup>，暮宿灵鹫<sup>[284]</sup>。雪窗饥坐，清閼间奏。沙河夜归<sup>[285]</sup>，霜月如昼。纶巾鹤氅<sup>[286]</sup>，惊笑吴妇。会合之难，如次组绣。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维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后来，匪友惟媿<sup>[287]</sup>。子有令子，将大子后。顾然二孙，则谓我舅。念子永归，涕如悬溜<sup>[288]</sup>。歌此奠诗，一樽往侑。

## 祭欧阳文忠公文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sup>[289]</sup>，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sup>[290]</sup>，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山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鳬鱖而号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岂厌世溷浊，洁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致<sup>[291]</sup>。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吊<sup>[292]</sup>，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sup>[293]</sup>。緘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恻，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

---

[1] 壬戌：宋神宗元丰五年。或曰：壬戌，元丰四年也。

[2] 赤壁：在今湖北赤壁市东北江滨，即吴周郎与曹操战处。顾祖禹《方輿纪要》云：“赤壁在嘉鱼县，其北岸相对者，为乌林，即周瑜焚曹操船处。苏轼指黄州之赤鼻山为赤壁，误。今江汉言赤壁者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也。当以嘉鱼之赤壁为据。”

[3] 属（zhǔ）：倾注。引申为劝酒。

[4] 《诗经·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李维桢曰：“月出皎兮，喻美色之洁白。窈纠，言其姿之舒。佼人，美人。东坡借此而赋，亦谗在位之不好德也。”

[5] 斗牛：古二十八星宿中的斗宿和牛宿。



[6]《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苇，蒹葭之属，今以一苇喻小舟。

[7]冯（píng）虚御风：冯，同“凭”。《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8]羽化而登仙：羽化，飞升成仙。《晋书·许迈传》：“（葛）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

[9]舷：船边。

[10]舟中前推者曰“桨”，后推者曰“棹”。

[11]秋水清见底，月在水中，谓之“空明”。月光与波俱动，谓之“流光”。摇桨曰击，逆水而上曰“溯”。

[12]渺渺：远貌，谓望同朝之君子，在天之一方。

[13]无底者为洞箫。东坡《与范子丰书》云：“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上有栖鹘。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此所谓客者，当即李委秀才也。

[14]呜呜：歌呼声。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

[15]袅袅：悠扬貌。

[16]李维桢曰：“吹箫而潜蛟亦舞，喻已潜伏于谪所也。”

[17]嫠（lì）妇：寡妇。李维桢曰：“寡妇闻此亦泣，喻已孤立不得于君也。”

[18]愀（qiǎo）然：忧伤的样子。《礼·哀公问》：“愀然作色。”

[19]孟德：曹操字。曹操《短歌行》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20]夏口：今湖北汉口。

[21]武昌：今湖北鄂州。

[22]繆：同“繚”，围绕。

[23]《吴志·周瑜传》：建安十三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劝吴王权迎降。周瑜深以为不可，请进军夏口。时刘备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操，遇于赤壁。瑜部将黄盖谓操军方连船舰，可烧而走。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以书遗曹操，诈云欲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东南风盛猛，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大半，操遂败走。

[24]《魏纪》：建安十二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自江陵至赤壁，战不利，乃还。荆州，今湖北襄阳。江陵，今湖北江陵县。

[25]舳舻（zhú lú）：船头曰舳，船尾曰舻。泛指船只。

[26]酺（shī）酒：斟酒。

[27]横槊赋诗：唐元稹云：“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

[28]匏尊：匏制成的酒樽。

[29]蜉蝣：虫名。夏秋时，多近水而飞，往往数小时即死，故有朝生暮死之说。

[30]瞬：眨眼，眼球一动。

[31]李维桢曰：“谓轩冕冠带之类。”

[32]造物：造化。

[33]肴核：肉类和果类食品。

[34]是岁：宋神宗元丰五年。

[35]子瞻年四十七，在黄州居临皋亭，就东坡作堂焉。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故名之曰“雪堂”。



[36]临皋：在今湖北黄冈南大江滨。

[37]黄泥坂：自雪堂至临皋之路也。

[38]上海松江县，产四鳃鲈，长仅五六寸。晋张翰因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隋唐佳话》云：“吴都献松江鲈鱼脍，炀帝曰：‘东南之佳味也。’”

[39]曾（céng）：尝，表示从前经历过。

[40]巉（chán）岩：一种陡而隆起的岩石。

[41]披：开也。蒙茸：乱貌。

[42]石类虎豹之状，踞而坐其上。

[43]古木有类虬龙者，攀而登其上。

[44]鹖：鸛鸟也。危巢：高巢也。

[45]冯夷：华阴人，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言俯而窥冯夷于深渊之幽宫。

[46]鹤身白而尾足黑，故以玄裳缟衣为喻。

[47]掠：拂过也。

[48]蹁跹（pián xiān）：旋行貌。

[49]罟（gǔ）：捕鱼网。

[50]桀猾：凶黠也。

[51]《礼记》：“礼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52]箕踞：谓伸两脚其形如箕。《汉书·陈余传》：“高祖箕踞骂詈。”

[53]舄（xī）：木底鞋，古时最尊贵的鞋。

[54]容与：闲暇自得之貌。

[55]黼黻（fǔ fú）：衣裳绘绣之纹也。

[56]筮：古祭祀燕享用以盛果脯，形略与豆同，以竹为之。豆：亦祭祀所用，以盛醢酱濡物，以木为之，刻镂而髹以漆。簠（fǔ）：祭祀燕享以盛稻粱，以木为之，形长方。簋（guǐ）：祭祀燕享以盛黍稷，以木为之，其形圆。

[57]井田：周制授田之法。《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58]学校：皆古国学也。《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59]赘疣：皮肤上赘生之结肉也。《庄子》：“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

[60]科斗：蛤蟆子也，头大尾细，古书形似之，故曰科斗文。

[61]周宣王时，史籀作大篆，故亦曰籀文。秦相李斯作小篆。

[62]秦程邈作隶书。

[63]后汉和帝时，中常侍蔡伦，始以树菟、麻头、敝布、鱼网等造纸。

[64]簠：盛饭竹器也。

[65]有莘：国名。《括地志》云：“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陈留县，今属河南开封。

[66]芥蒂：谓心胸有所梗也。

[67]汲汲：形容急切。

[68]《汉书·张良传》云：良尝间从容步游邳上，圯（音诒，桥）下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

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欧之。为其老，乃强忍，下取履，因跪进。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惊。父老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诺。”五曰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后五曰蚤会。”五日，鸡鸣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后五日复蚤来。”五日，良夜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是，可为王者师。”遂去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读诵。

[69] 镬（huò）：斧属。

[70] 贲、育：孟贲、夏育，皆古勇士。

[71] 荆轲：卫人，为燕太子丹客，献樊于期首，及燕地图于秦，以匕首刺秦王，不中，为秦所杀。聂政：战国人，严仲子使刺韩相侠累，政以母在不许。母死，为仲子刺杀侠累，乃自破面决眼屠肠而死。

[72] 鲜腆：对地位低下的人无谦爱之意。

[73] 《左传·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

[74] 越王勾践为吴所败，栖于会稽，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三年而吴人遣之。

[75] 据《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平齐，使人告汉王曰：“愿为假王”，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汉王悟，乃遣良往，立信为齐王。

[76] 《史记·留侯世家》赞：“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77] 《史记·孟荀列传》：“谈天衍，雕龙奭”。注：邹衍善言天事，故曰谈天。邹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

[78] “坚白”“同异”：指战国时公孙龙子的“离坚白”与惠施的“合同异”之说。对“坚白石”之命题，公孙龙子认为“坚”与“白”是脱离“石”而独立存在的实体，夸大了事物间的差别性而抹杀了其统一性；惠施看到事物间的差异和区别，但以“合同异”之说否定差别的客观存在。两者都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方面。

[79] 击剑：特谓荆轲。《史记·刺客列传》：“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扛鼎：特谓项羽。《史记·项羽本纪》：“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

[80] 鸡鸣狗盗：《史记·孟尝君列传》：“（秦昭王）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客有能为狗盗者，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藏中，取所献狐白裘，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尽鸣，遂得度关。”

[81] 魏无忌：即信陵君。

[82] 齐田文：即孟尝君。

[83] 赵胜：即平原君。

[84] 黄歇：即春申君。

[85] 吕不韦：秦相，封文信侯。

[86] 孟尝君封于薛（今山东滕县）。

[87] 稷下：地名，在今山东临淄北，齐古城西。《史记》：“宣王喜文学，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88] 魏文侯：名斯，曾事子夏，礼段干木，有好贤之名。

[89] 燕昭王：名平，立黄金台以招贤士，师事郭隗，用乐毅。

[90] 太子丹：燕王喜之太子，使荆轲刺秦王不成，秦发兵击燕，燕王喜斩丹以献。

[91]张耳、陈余：皆大梁人。《史记》：“张耳、陈余，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

[92]田横：田儋田荣弟。齐灭，横与徒属五百人入海居岛中。汉高祖使人召之，横行未至洛阳，自杀，余五百人在海中闻横死，亦皆自杀。

[93]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县皆置中正，区别人物，以九等第其高下，吏部据以铨授，其制至隋开皇中方罢。

[94]椎鲁：愚钝也。

[95]李斯为秦客卿，大臣建言，求仕者皆为其主游间秦耳，请一切逐之。李斯《上逐客书》，言缪公、孝公、惠王、昭王，皆客之功，遂去逐客令。

[96]馘(Xù)：面。《庄子·列御寇》：“夫处穷阓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李颐曰：“槁项，羸瘦貌。”司马彪曰：“黄馘，谓黄熟面也。”

[97]《史记·陈涉世家》：“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98]陈豨(xī)：冤句人，以郎中封阳夏侯，为代相，多招致宾客，邯郸官舍皆满。

[99]萧、曹：谓萧何、曹参。

[100]吴王濞(bì)，高帝兄仲之子也。既封吴，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淮南厉王，名长，高帝少子，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梁孝王，名武，文帝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魏其侯窦婴，窦太后从兄子也。武安侯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皆好礼宾客，贤士争归之。

[101]以上见《左传·隐公十一年》。菟裘：鲁邑，今山东泗水县北有菟裘城。杜氏注：“菟裘在泰山梁父县南。”

[102]《左传》：“惠公继室声子生隐公，仲子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杜氏注：“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世，以祫祥之故，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太子，帅国人奉之。”

[103]夷、齐：伯夷、叔齐，殷孤竹之二子，其父将死，遣命立叔齐。父死，叔齐逊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

[104]《晋语》：“骊姬告优施曰：‘君既许我杀太子而立奚齐矣，吾难里克，奈何？’优施曰：‘吾来里克，一日而已。’乃往告里克曰：‘君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谋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杀太子，吾不忍，通复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优施曰：‘免。’”优：优人，施，其名也。

[105]《史记》：“始皇东游会稽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赵高从，始皇崩，赵高欲矫诏立胡亥。乃谓李斯曰：‘今上崩，未有知者，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且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轻财重士，可以为嗣君。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释此不从，祸及子孙。’斯仰天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斯乃听高，相与谋诈为受诏，立胡亥为太子，赐长子扶苏剑以自裁，将军蒙恬赐死，胡亥立为二世皇帝。”

[106]《左传·僖公十年》：“晋侯杀里克以说，将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

[107]《史记》：“赵高诬李斯与子由谋反，于是二世使高案丞相狱治罪。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具五刑腰斩咸阳市。”

[108]秦法，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梟其首，俎其骨于市，谓之具五刑。

[109]“郑小同”一节，见《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

[110]“王允之”一节，见《晋书·允之传》。

[111]以上见《史记·项羽本纪》。彭城：今江苏徐州。

[112]“知几”句，见《易·系辞上》。

[113]此《诗·小雅·采芣》之三章。朱注：“霰(xiàn)，雪之始凝者也，将大雨雪，必先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气而搏，谓之霰，久而寒胜，则大雪矣。言霰集则将雪之候，以比老至则将死之征也。”

[114]杀卿子冠军事，详前《权书·项籍》。

[115]《史记·陈涉世家》：“陈胜曰：‘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116]《史记·项羽本纪》：“居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

[117]《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即楚怀王孙心）。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118]《史记·项羽本纪》：“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119]《史记·项羽本纪》：“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则免死，疾行则及祸。’楚军果大败，项梁死之。高陵君显谓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悦之，因置以为上将军。”

[120]若莛与楹：谓相去万里，如同草莛之细与楹柱之粗也。莛：草茎。《庄子·齐物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

[121]虺(huǐ)：毒蛇，长八九寸，扁头大眼，色如土。蜴(yì)：蜥蜴，长六七寸，头扁，有四脚，似壁虎，俗名四脚蛇。《诗·小雅·正月》：“哀今之人，胡为虺蜴。”

[122]《吴语》：“一人善射百夫决拾。”决：钩弦；拾：拾捍。言善用兵者，众必化之，犹一人善射，百夫竞相决拾而效之。

[123]秦法，其侯爵最尊者曰彻侯，汉因之，后避武帝讳，改曰“通侯”。

[124]天下几至于不测：武帝太初元年秋，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适民征大宛。天汉四年春，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李广利将兵出朔方。征和三年三月，又遣李广利出五原，广利败，遂降匈奴。

[125]西戎：谓西夏。

[126]铺糟啜醢(lì)，《楚辞·渔父》：“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醢。”五臣曰：“铺，食也。”糟、醢，皆酒滓。洪兴祖曰：“醢，薄酒也。”

[127]肢西：汉肢西王国，今山东肢县、高密等地。（按：神宗熙宁七年，东坡由杭州通判移知密州）

[128]采：亦作“採”，树木。以采为椽，言其质素也。

[129]《杞菊赋序》云：“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

[130]安丘：北宋县名，在今山东安丘。高密：北宋县名，在今山东高密。

[131]马耳：山名，在今山东诸城境内。《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五：“马耳山，在（诸城）县西南六十里，双峰耸削，形如马耳。”常山：山名，在今山东诸城境内。《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五：“常山，（诸城）县西南三十里。”秦汉时高士，多隐于此两山中。

[132]卢山，《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五：“卢山，（诸城）县东南四十五里，以秦博士卢敖隐处而名。”

[133]卢敖：秦博士，避难于山中，后人因名其山曰卢山。

[134]穆陵：关名，在山东临朐县东大岬山，山周二十里，道径危恶，为齐南天险。《左传·僖公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135]师尚父：指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虬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载与俱归，立为师。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迫斩纣。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

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136]潍水：源出山东莒县西北箕屋山，东北流经诸城高密安丘，又经潍县昌邑入于海。汉韩信伐齐破楚将龙且于潍水，即此水也。

[137]淮阴之功：淮阴，指韩信，封淮阴侯。《史记·淮阴侯列传》：（齐王田广）走高密，使使之楚请救。韩信已定临淄，遂东追广至高密西。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陈。韩信乃夜令人于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

[138]秫酒：用秫酿制的酒。秫：粟米之黏者。

[139]淪（yuè）：煮也，脱粟：谓粗米仅脱稃谷，不精凿也。《晏子春秋》：“晏婴祖齐，食脱粟饭。”

[140]子由《超然台赋叙》云：“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其地介江淮之间，风俗朴陋，又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康恤饥谨，日不遑给，几年而后少安。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安于其所安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翫然尽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耶？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赋以告之。”

[141]《水经》：书名，旧题汉桑钦撰，一作郭璞撰。

[142]彭蠡（lǐ）：即今江西省北境之鄱阳湖。

[143]酈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今河北涿州）人，为御史中尉，执法清刻，著《水经注》四十卷。

[144]李渤：字潜之，洛阳人，与元涉隐庐山，元和初，征为右拾遗，称疾不至。

[145]函胡：宫声，其音宏大。

[146]清越：商声，其音清远。

[147]元丰：神宗年号。

[148]齐安：今湖北黄冈市。临汝：今河南临汝县。《年谱》云：“时公由黄州团练副使，量移汝州也。”

[149]饶州：明清皆为府，今废，鄱阳县其旧治也。德兴：今江西德兴县。湖口：今江西湖口县，在鄱阳湖之口，故名。

[150]控（kōng）：击金石声。

[151]磔磔（zhé）：鸟鸣声也。

[152]噌吰（cēng hóng）：钟鼓声。司马相如赋：“声噌吰而似钟声。”

[153]涵澹：水播动貌。澎湃：波相戾貌。

[154]窾（kuǎn）：空也。坎：击物声。铿鞀（tāng tà）：钟鼓声。司马相如赋：“铿鞀铿鞀。”

[155]无射（yì），《周语》：“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注：无射，钟名，律中无射也。成于周景王二十四年。

[156]魏庄子之歌钟也：《国语》曰：“郑伯纳乐二八，歌钟二肆于晋悼公，悼公锡魏绛女乐一八、歌钟一肆。”注云：“肆，列也。庄子即魏绛。诸本多作魏献子之歌钟。以传考之，献子乃庄子之子魏舒，非魏绛也。疑传写之误。”

[157]曾国藩曰：“自咸丰四年，楚军在湖口为贼所败，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钟山之片石寸草，诸将士皆能辨识，上钟岩与下钟岩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乃知钟山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道元、子瞻皆失事实

也。”

[158]光、黄：二州名，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县。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市。

[159]朱家：汉鲁人，鲁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专趋人之急，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隐脱季布之厄，及布贵，终身不见。郭解：字翁伯，汉河内轵人，为人短小精悍，始以游侠睚眦杀人，后折节改行，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报，救人之命，不矜其功。二人《汉书》皆有传。

[160]歧亭：故城在湖北麻城县西。

[161]沈归愚云：“冠顶曰屋。”《晋书》：“江左时野人已著帽，但顶圆耳，后乃高其屋云。”（按“屋”字，《古文辞类纂》作“笋”。）

[162]方山冠：汉制，似进贤冠，四时祀宗庙乐人舞佾服之，唐宋时，则隐逸之士多服之。

[163]矍然：惊顾貌。

[164]环堵萧然：环堵，四周每面环一方丈土墙。言居室狭小简陋也。萧然，萧瑟无物之貌。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环堵萧然，不蔽风曰。”

[165]岐下：今陕西省岐山县。

[166]方山子：名陈慥，乃凤翔知府陈希亮之子。按照当时任子制度，他无须考试即可因门荫入官，故云其有勋阀，当得官也。《宋史·职官志》一〇《文臣荫补》：“中大夫至中散大夫：子，通仕郎；孙及期亲，登仕郎。太常卿至奉直大夫：子，登仕郎；孙及期亲，将仕郎。国子祭酒至开封少尹：子孙及小功以上，将仕郎。朝请大夫、带职朝奉郎以上：理职司资序及不带职致仕者同。子，将仕郎。”北宋很多官员都是通过此途径入官。

[167]僦见：偶然见之也。《庄子·缮性》：“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僦来，寄者也。”成玄英疏：“僦者，意外忽来者耳。”

[168]熙宁：神宗年号。

[169]抃：赵抃，字关道，衢州西安人，累官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称铁面御史。后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谥清献。

[170]钱塘：宋县名，今浙江杭州。

[171]临安：宋县名，今浙江临安。

[172]钱镠（liú）：字具美，唐末杭州临安人，昭宗时，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封越王，又封吴王。唐亡，后梁太祖封吴越国王，是为十国之一。在位四十一年，卒谥武肃。

[173]黄巢：唐曹州人，僖宗时，起兵为乱，攻掠浙东。镠率劲卒二千，伏山谷中，射杀其将，乃引兵趋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后有问者，告曰：临安兵屯八百里。”巢众闻媼语，曰：“千余卒尚不可敌，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过。

[174]唐僖宗时，王仙芝余党曹师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诸县兵，使董昌将以讨之，号杭州为八都。刘汉宏为浙东观察使谋兼并浙东，钱镠屡破之，董昌谓镠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镠遂将兵攻克之。昌徙镇越州，以镠知杭州事。

[175]昭宗时，董昌僭号于越州，镠率兵讨昌，进兵越州，昌出战而败，镠斩之。镠既诛昌，乃令两浙吏民上表，请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以镠兼领两镇。

[176]元瓘（guàn）：字明宝，镠第七子，在位七年，卒年五十.五，谥文穆。

[177]仁佐：字佑立，元瓘第六子，卒年二十，谥忠显。

[178]时诸将李仁达等，自相篡杀，附于李景，已，又叛之。景攻仁达，达求救于仁佐，佐击败景兵，遂取福州。

[179]俶（chù）：字文德，元瓘第九子。

[180]周世宗：名荣，太祖养子，本姓柴氏，在位六年。

[181]周世宗显德二年，俶遣使入贡，世宗令出兵击唐，俶攻常州不克。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上表献其境内十三州之地，举族归于京师，国除。



[182]西蜀：即后蜀孟昶。江南：即南唐李氏。嶮（xiǎn）：阻难也。

[183]河东刘氏：即北汉。

[184]酺（shī）血为池：谓洒血甚多，足以成池。酺：倒酒也。此处用其洒义。

[185]窦融：东汉平陵人，更始时，据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称五郡大将军。光武平蜀，融入朝，以为冀州牧，后封安丰侯。太牢：古代祭祀，牛、羊、三牲具备谓之太牢。

[186]龙山：在杭城西南，即凤凰山之支陇。

[187]天目山：在浙江临安西北五十里，山有两峰，峰顶各一池，左右相对，名曰天目，即《山海经》所谓浮玉山也。

[188]茗水：即茗溪。有两源，皆出天目山，至湖州城中，合流入于太湖。相传夹岸多茗花，秋时飘散水上如飞雪，故名。

[189]郭璞诗：“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

[190]《吴越备史》：“中和二年，刘汉宏遣弟汉宥，率兵营于西陵，董昌命王御之。夜将渡江，星月皎然，王祝曰：‘愿阴云蔽月，以济我师。’俄而云雾四起，咫尺晦冥，王遂渡江破贼。”

[191]钱载《十国词笺》云：“吴越王钱镠筑捍海塘，怒潮急湍，版筑不就。乃造竹箭三千只，羽簇俱备，于叠雪楼，命水犀军架强弩五百以射潮，潮头东趋西陵，遂定其基，以铁链贯幢用石键之，而塘成。”

[192]唐庄宗赐镠铁券，后唐庄宗赐之玉册金印，镠造玉册金券诏书三楼。

[193]唐天福二年，镠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泊钱塘湖霍山范浦周七十里。

[194]镠遣使册封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

[195]《五代史》：“镠游衣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锦。”

[196]《五代史》：“梁太祖尝问吴越进奏吏曰：‘铁镠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带名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带一匣打球御马十匹，赐之。”

[197]簠（fǔ）：古代盛物的竹器。相望：互相看见。形容接连不断，极言其多。

[198]大贝：上古宝器名。《尚书·顾命》：“大贝、鼈鼓在西房。”南金：南方所产之铜。代指贵重之物也。

[199]天胙（zuò）忠孝：上天赐与忠孝之人。胙：赐与，分封也。

[200]岿（kuī）：高大屹立的样子。

[201]《诗·大雅·崧高》：“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注：甫，甫侯也，即穆王时作吕刑者。申，申伯也。言岳山降其神灵和气，以生甫侯申伯也。

[202]傅说（yuè）为列星，《庄子》：“傅说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203]卒（cù）：突然。

[204]良、平：谓汉代开国宰相张良、陈平。

[205]贲（bēn）、育：谓孟贲、夏育，皆古勇士。《韩非子·守道》：“战士出死，而愿为贲、育。”

[206]仪、秦：战国时辩士张仪与苏秦。

[207]房玄龄、杜如晦，太宗时相。姚崇、宋璟，玄宗时相。

[208]八代：谓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209]宪宗元和十四年，愈为刑部侍郎，宪宗令杜英奇等迎佛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愈上表极谏。宪宗怒，贬愈为潮州刺史。

[210]穆宗初，镇州乱，杀帅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愈至，力折其党，廷凑礼而归之。

[211]《易》：“中孚豚鱼吉。又，豚鱼吉，信及豚鱼也。”李纲曰：“言圣人仁心感物，及于胎卵也。”

[212]愈有《谒衡山南海诗》云：“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尽扫众峰出，仰天突兀撑晴空。”此所谓开衡山之云者，盖指此也。

[213]愈至潮，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产且尽。数日，愈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风震雷起湫水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无鳄鱼患。

[214]宪宗得愈潮州谢表，颇感悔，欲复用之。皇甫湜忌愈，对曰：“愈太狂疏，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以绅为御史中丞，愈为京兆尹，逢吉激二人使争，因奏二人不协，遂罢其官。

[215]元祐：哲宗年号。

[216]焜（xūn）蒿凄怆，《礼·祭义》：“焜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焜，谓香臭气味。蒿，谓气蒸出貌也，言此香臭蒸而上出，其气蒿然也。

[217]元丰：神宗年号。

[218]《庄子》：“乘彼白龙，游于帝乡。”谓愈昔日骑龙作马，游于仙乡。白云乡：仙乡也。

[219]《诗》：“倬彼云汉，为章于天。”云汉：天河。天章：天文，谓日月星辰。喻美好之诗文。

[220]天孙：织女也，言织女为愈织就云锦裳也。

[221]浊世粃糠：喻佛老之邪乱也。

[222]咸池：传说中日浴之处。《楚辞·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扶桑：传说日出于扶桑之下，拂其树杪而升，因谓日出之处也。《楚辞·九歌·东君》：“瞰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这里代指太阳。

[223]言愈之道光辉发越，虽草木亦溥及之，犹日月之昭回于天，而有光明也。

[224]追逐李杜参翱翔：言公与李、杜相上下。

[225]汗流籍提走且僵：张籍、皇甫湜，亦名于天下，而不及韩愈远甚。张籍，字文昌，和州乌江人也。贞元十五年封孟仲榜及第。授秘书郎，历太祝，除水部员外郎。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进士第，为陆浑尉，仕至工部郎中。

[226]景：同“影”，日月之行度，有光影冲激谓之灭没。人在日月之上，下见日月之光从下照，故其景倒。谓世之人老死而灭没于日月倒景之中，皆不可望愈道德之光。

[227]愈被谪潮州，奔驰上道，终涉岭海，水陆万里，此谓要观南海，窥衡湘山水之间。

[228]九嶷：山名，在湖南宁远县南。尧以二女妻舜，长曰娥皇，次曰女英，从舜南狩三苗，道死衡湘之间，愈厉行舜所巡之地吊娥皇、女英之灵。

[229]祝融：南海之神。《离骚》云：“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皆海神也。言祝融为先驱于前，而海若将率怪物以敛藏也。

[230]《吕览》：“中央曰钧天”。注：钧，平也，为四方主，故曰钧天。谓大钧之天无人辅佐，愈歿于长庆四年，敬宗为之感伤也。

[231]巫阳：古之善筮者，言巫阳讴吟此时，下招愈之魂。

[232]爓（bào），即犂牛。一种颈背部隆起的野牛。鸡卜：古代占卜法之一。以鸡骨或鸡卵占吉凶祸福。谓以爓牲、鸡卜之薄，而羞进我之酒觴，抑以表诚，非厚仪也。

[233]於（wū）：表示感叹、赞美的语气。《诗经·周颂·清庙》：“於穆清庙，肃雝显相。”愈《罗池庙碑》：“荔子丹兮蕉黄”，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东坡引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愈，亦如愈使人以此祭柳子厚也。

[234]愈有诗云：“翩然下大荒，被发骑麒麟。”大荒：地也。

[235]《宋史》本传：“燕肃，性精巧，尝造指南记里鼓二车以献，又上莲花漏法，诏司天台考于钟鼓楼下，云，不与崇天历合。然肃所至皆刻石记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晓，推其精密。”

[236]漏：古计时器，其制不一，以铜壶受水，徐徐下滴，水满则有漏箭浮而上出，以其分数计时。

[237] 瞽人卫朴：《梦溪笔谈》卷一八：“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岁，至熙宁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书传所载日食凡四百七十五。众历考验，虽各有得失，而朴所得为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蚀，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大历悉是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傍通历则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拨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

[238] 褓（xì）：婴儿的衣服。

[239] 度量：齐物之器，如丈尺等。权：称钟也。衡：亦称物轻重之器。

[240] 霾（mái）：大风扬尘，土从上下也。《尔雅·释天》：“风而雨土为霾。”

[241] 试：用。不试：言不为世用。

[242] 《论语·子罕》：“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言不为世用，故得以习于艺而通之。

[243] 霏霏：浓密之貌。《楚辞·九章·涉江》：“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244] 翩翩：翻飞之貌。

[245] 猗猗：美盛之貌。《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246] 裊裊：缭绕的样子。苕带：如带飘舞之苕菜也。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叶呈对生圆形，嫩时可食。

[247] 离离：若断若续貌；相连貌。

[248] 缩缩：收敛、缩藏之貌也。

[249] 冲（chōng）：通行的大路，重要的地方。

[250] 牧：古代治民之官。

[251] 升高而不轻（zhì），走下而不轩：谓登高时车不为之冲，下坡时车不为之退。车前高后低为轩，前低后高为轻。

[252] 丰臆：胸臆丰满健壮。臆：胸。

[253] 腾蹕（chuō）：轻捷貌。蹕：跳跃。

[254] 眴（miǎn）：斜视。

[255] 自楚游魏：楚指荆州，魏指京师一带，战国时为魏国也。春秋晋国为韩、赵、魏三家瓜分后，魏国建都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惠王迁都于大梁，故其国也被称为梁国。

[256] 斩然在疚：丧制三年曰斩。是指李之仪此时（1079—1081）正在家丁母忧。时苏轼刚因“乌台诗案”而得罪居黄州，“平生亲友”避之惟恐不及。

[257] 黄庭坚（1045—1105），宋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人，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早年以文章诗词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江西诗派开创者。秦观（1049—1100），宋扬州高邮人，字少游，又字太虚，号淮海居士。“苏门四学士”之一，尤工词，为北宋婉约派重要作家。著有《淮海集》。

[258] 昌歆（chù）：昌蒲菹也。《说苑》：“文王好食昌本菹。”羊枣：《孟子·尽心章》：“曾皙嗜羊枣”。注：羊枣，实小黑而圆，又谓之羊矢枣。

[259] 制策：天子之策问也。东坡于嘉祐二年试礼部，擢第二，春秋对义第一，殿试中乙科，五年，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复封制策，入三等。

[260] 《史记·刘敬列传》：“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

[261] 僂：轻言。《礼·曲礼》：“长者不及，毋僂言。”

[262] 癭：木之结处隆起，如人之颈癭。

[263] 晕：曰旁气也，言石之有花纹者，如曰之晕也。

[264]犀有通：犀角有纹如线，通两头者，曰通天犀。《抱朴子》：“通天犀得其角一尺以上，刻为鱼，衔以入水，水常为开。”

[265]从横：即“纵横”。武库：谓学识渊博如武器在库也。《晋书·裴頠传》：“頠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周弼见而叹曰：‘頠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

[266]炳蔚：喻文采华美。《周易·革卦》：“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文囿：犹今言文坛之意。萧统《文选序》：“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曰，历观文囿，泛览辞林。”

[267]天锡：上天所赐。雄雉（zhòu）：谓雄辩滔滔的能力。雉，本指禽鸟的嘴。

[268]元：谓元稹，字微之，唐河南人，善为诗，以平易胜。白：谓白居易，字乐天，唐太原人，所为诗，深厚丽密，而平易近人，老妪都解。

[269]郊：谓孟郊，字东野，唐武康人，诗托兴深微，结体古奥，唐人自韩愈以下，莫不推之。岛：谓贾岛，字浪仙，唐范阳人，初为浮屠，后去而举进士，官长江主簿，时称贾长江。

[270]伊昔：从前。伊：发语词。

[271]平视青云：意谓对功名利禄并不在意。平视：轻视。青云：指功名爵位。

[272]坎壈：不得志也。《楚辞·九辩》：“坎壈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273]白发垂脰（dòu）：谓满头白发已经垂到脖项。脰：颈项。

[274]才高绝俗，性疏来诤：谓人的才能过高便不为世俗所容，性格疏放便会惹来诤谤。

[275]猩猩（yòu）：猩猩与猿猴。狢：长尾猿。

[276]甑（zèng）：炊具，底有孔，俗名甑子。馏（liù），把半熟的食物蒸熟或把熟的食物蒸热。此句言生活贫困。

[277]纓绶：冠带与印绶，指官位。

[278]潜山：在今安徽省潜山县西北。

[279]神后：后土。谓弃官归农之意。

[280]𦏧： “嗅”的异体字，以鼻子闻气味。

[281]顷在钱塘：指熙宁间任杭州通判时。

[282]醇酎：谓重酿之酒也。

[283]南屏：杭州山名。今杭州八景所谓“南屏晚钟”，即此山也。

[284]灵鹫：即今杭州之飞来峰。

[285]沙河：杭州运河。

[286]纶巾：青丝绶为巾也，世传诸葛武侯军中尝服之。鹤氅：析羽为裘也。《晋书》：“王恭清操过人，美姿仪，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之，叹曰：‘真神仙中人也！’”

[287]媾（gòu）：厚爱。

[288]涕如悬溜（liù）：谓泪水涟涟，如屋檐上流下的水。

[289]蓍（shī）：草名，花似菊，其茎取以为占筮之用。灼龟甲以卜，故谓卜为龟。

[290]苗：同“庇”。

[291]《宋史·苏洵传》：“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语本此。

[292]匍匐：手行尽力也。《诗》：“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293\]](#) 忸怩：慚色也。

# 颖滨文

## 上枢密韩太尉书

太尉执事<sup>[1]</sup>：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sup>[2]</sup>。”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sup>[3]</sup>，恣观终南、嵩、华<sup>[4]</sup>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廩、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人则周公、召公<sup>[5]</sup>，出则方叔、召虎<sup>[6]</sup>，而辙也未之见焉。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矣。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升斗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 武昌九曲亭记



子瞻迁于齐安<sup>[7]</sup>，庐于江上。齐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诸山，陂陀<sup>[8]</sup>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sup>[9]</sup>，西曰西山，东曰寒谿<sup>[10]</sup>，依山临壑，隐蔽松枿<sup>[11]</sup>，萧然绝俗，车马之迹不至。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sup>[12]</sup>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穷山之深，力极而息，扫叶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返，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sup>[13]</sup>终日。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据，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sup>[14]</sup>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

## 黄州快哉亭记

江出西陵<sup>[15]</sup>，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sup>[16]</sup>，北合汉、沔<sup>[17]</sup>，其势益张。至于赤壁<sup>[18]</sup>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sup>[19]</sup>，既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棹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sup>[20]</sup>，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罔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sup>[21]</sup>，周瑜、陆逊之所驰骛<sup>[22]</sup>，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

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

“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sup>[23]</sup>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兴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收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sup>[24]</sup>，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sup>[25]</sup>，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 六国论

愚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十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sup>[26]</sup>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sup>[27]</sup>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sup>[28]</sup>，商鞅用于秦而收魏<sup>[29]</sup>。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sup>[30]</sup>，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而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虎狼之强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sup>[31]</sup>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

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sup>[32]</sup>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 汉文帝论

老子曰：“柔胜刚，弱胜强<sup>[33]</sup>。”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sup>[34]</sup>。匈奴桀敖，凌驾中国，帝屈体遗书，厚以赠絮<sup>[35]</sup>，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sup>[36]</sup>世，十一二耳。吴王濞<sup>[37]</sup>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杖，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至景帝<sup>[38]</sup>不能忍，用晁错<sup>[39]</sup>之计，削诸诸侯地。濞因之号召七国<sup>[40]</sup>，西向入关。汉遣三十六将军<sup>[41]</sup>，竭天下之力，仅乃破之。错言：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世皆以其言为信，吾以为不然。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sup>[42]</sup>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sup>[43]</sup>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其垣墙，深其陷阱，时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呜呼！为天下虑患，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为晁错者鲜矣！

## 君术策第五道

臣闻事有若缓而其变甚急者，天下之势是也。天下之人，幼而习之，长而成之，相咻<sup>[44]</sup>而成风，相比而成俗，纵横颠倒，纷纷而不知以自定。当此之时，其上之人，刑之则惧，驱之则听，其势若无能为者。然及其为变，常至于破坏而不可御。故夫天子者，观天下之势，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归者也。

夫天下之人，弛而纵之，拱手<sup>[45]</sup>而视其所为，则其势无所不至。

其状如长江大河，日夜浑浑，趋于下而不能止，抵曲则激，激而无所洩，则咆勃<sup>[46]</sup>溃乱，荡然而四出。壤堤防，包陵谷，汗漫<sup>[47]</sup>而无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人而导之，则其势不至于激怒盆<sup>[48]</sup>涌，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泄之，则其势不至于破决荡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无事之不足畏也，而不为去其所激。观其激作相蹙，溃乱未发之际，而以为不至于大惧，不能徐泄其怒，是以遂至横流于中原，而不可卒治。

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为敦厚，默默以为忠信。忠臣义士之气，愤闷而不得发。豪俊之士，不忍其郁郁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轻进，喜气而不慑者<sup>[49]</sup>，皆乐从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顾，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从事于此矣。然天下犹有所不从，其余风故俗，犹众而未去，相与抗拒，而胜负之数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溃溃而不知其所终极。盖天下之势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从而遂决其壅<sup>[50]</sup>，臣恐天下之贤人，不胜其忿而自决之也。

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为，而天下从之。今不为决之于上，而听其自决，则天下之不同者，将悻然<sup>[51]</sup>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将奋勇不顾而力决之，发而不中，故大者伤，小者死，横溃而不可救。譬如东汉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张检<sup>[52]</sup>之党，慷慨议论，本以矫拂<sup>[53]</sup>世俗之弊，而当时之君，不为分别天下之邪正，以决其气，而使天下之士，发愤而自决之，而天下遂以大乱。由此观之，则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

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则虽有蛟龙鲸鲵之患，亦将顺流奔走，奋迅悦豫，而不暇及于为变。苟其潴<sup>[54]</sup>畜浑乱，壅闭而不决，则水之百怪，皆将悻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故夫天下亦不可不为少决，以顺适其意也。

## 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

三省谓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司马丞相谓司马光。

呜呼！元丰<sup>[55]</sup>末命，震惊四方。号令所从，帷幄是望。公来自

西，会哭于庭。搢绅咨嗟，复见老成。太任<sup>[56]</sup>在位，成王<sup>[57]</sup>在左。曰：予戢戢<sup>[58]</sup>，谁恤予祸。白发苍颜，三世<sup>[59]</sup>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归与归与。公畏莫当，遄反洛师<sup>[60]</sup>。授之宛邱<sup>[61]</sup>，实将用之。公之来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时当宅忧，恭默不言<sup>[62]</sup>。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丝，众比如栴。治乱之几，间不容发。公身当之，所恃惟诚。吾民苟安，吾君则宁。以顺得天，以信得人。锄去太甚，复其本原<sup>[63]</sup>。白叟黄童，织妇耕夫。庶几休焉，日月以须。公乘安舆，人见延和<sup>[64]</sup>。裕民<sup>[65]</sup>之言，之死靡它。将享合宫<sup>[66]</sup>，百辟咸事。公病于家，卧不时起。明日当斋，公讫暮闻。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礼成不贺<sup>[67]</sup>，人识君意。龙兗蝉冠<sup>[68]</sup>，遂以往襚<sup>[69]</sup>。公之初来，民执弓矛。逮公永归，既耕且耰。公虽云亡，其志则存。国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进毋陨。匪以报公，维以报君。天子圣明，神母万年。民不告勤，公志则然。死者复生，信我此言。呜呼哀哉！尚飨。

---

<sup>[1]</sup>太尉执事：太尉，指韩琦，时任枢密使。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仁宗朝，出为良将，威名赫赫，与范仲淹并称“韩范”；入为贤相，举足轻重，与富弼并称“富韩”。《宋史》卷三一二有传。执事：对人的敬称，不直指其人之意。

<sup>[2]</sup>浩然之气：正气；正大刚直之气。

<sup>[3]</sup>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汉光武徙洛阳，称东都，在今河南省。

<sup>[4]</sup>终南：山名。在陕西西安市西南。嵩：山名，五岳之一，在河南登封北。华：山名，西岳曰华山，在陕西华阴市。

<sup>[5]</sup>周公、召公：周公旦、召公奭，并相周成王。

<sup>[6]</sup>方叔、召虎：皆周宣王卿士。王命方叔征荆蛮，召虎平淮夷。

<sup>[7]</sup>迁：贬谪。齐安：今湖北黄冈，南朝齐置齐安郡于此。

<sup>[8]</sup>陂陀（pō tuó）：倾斜不平。

<sup>[9]</sup>浮图精舍：指寺院。

<sup>[10]</sup>西山：一名樊山，在鄂城西三里，下有寒谿。

<sup>[11]</sup>栢：木名，与“栎”同。

<sup>[12]</sup>乱：绝流而济。

<sup>[13]</sup>睥睨（pì nì）：斜着眼睛看，形容高傲的样子。此谓超脱于俗世之外，于此赏景逸致之意。

<sup>[14]</sup>褰（qiān）裳：撩起衣服。《诗·郑风》：“褰裳涉溱。”

<sup>[15]</sup>西陵：峡名，在湖北宜昌市西北，又名夷陵，三峡之一。

<sup>[16]</sup>湘沅：二水名，并在湖南省，其下流入洞庭湖，合于长江。

<sup>[17]</sup>沔：汉水一名沔水，源出陕西下流，至湖北武汉入江。



[18] 赤壁：见《前赤壁赋》注。

[19] 齐安，见上篇。

[20] 倏（shū）忽：很快的样子。

[21] 曹操：字孟德。孙权：字仲谋。睥睨：窥视，覬覦。

[22] 周瑜：字公瑾，尝败曹操兵于赤壁。陆逊：字伯言，尝破蜀汉兵于夷陵。大败关羽，夺回荆州。

[23] 楚襄王一节，见宋玉《风赋》。兰台：地名，在今湖北钟祥市东。

[24] 蓬户瓮牖：以蓬草编为门，以破瓮作窗户，言房屋简陋。

[25] 骚人思士：泛指忧愁失意的诗人、文士。

[26] 山西：崤（xiáo）山以西。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北。

[27] 山东：崤山以东。

[28] 范雎：魏人，仕秦封应侯。说秦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有有变，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昭王曰善。

[29] 《史记·商君列传》：“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30] 《史记·范雎列传》：“范雎谓秦昭王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刚寿：齐邑，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

[31] 摈（bìn）：排除。

[32] 疆埸（yì）：边境。

[33] 《老子》：“将欲喻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又柔之胜刚，弱之胜强。”

[34] 尉佗：即赵佗也。佗，真定人，秦时为南海龙川令。二世时，天下乱，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佗行尉事，教以绝关自备，佗因据南粤自立。高帝十一年，遣陆贾往，立佗为南粤王。高后时，佗尝寇长沙边，文帝初立，复使贾往，以书论之，佗恐顿首称臣。

[35] 缯：帛也，匈奴岁入边杀掠人民，文帝使使遗匈奴书，又遗之林檎金帛绵絮它物岁有数。

[36] 武帝：刘彻，景帝中子，初封胶东王，后为皇太子嗣位，在位五十四年。

[37] 吴王濞（bì）：见前《论养士篇》。

[38] 景帝：名启，文帝子。

[39] 晁错：汉颍川人，景帝时，为御史大夫。

[40] 七国：谓吴、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

[41] 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击吴楚。

[42] 荷（hè）：担，负。

[43] 亟（jí）：疾，快。

[44] 咻（xiū）：呼气。

[45] 拱手：两手相合，言无为而治。

[46] 咆勃：发怒貌。《文选·潘岳〈西征赋〉》：“出申威于河外，何猛气之咆勃。”

[47] 汗漫：意为漫无边际。



[48] 仝 (bèn)：聚积。

[49] 慑：恐惧，害怕。

[50] 壅：阻塞。

[51] 悻 (xìng) 然：恼怒的样子。

[52] 李膺：字元礼，东汉襄城人。杜密：字周甫，东汉阳城人。范滂：字孟博，东汉征羌人。张俭：字元节，东汉济宁人。李膺、杜密、范滂，灵帝时俱以党禁被诛。张俭亡命，流转东莱，及党禁解，还乡里。

[53] 矫拂 (bì)：矫、拂同义，皆矫正、纠正之意。

[54] 渚 (zhǔ)：水所停也。

[55] 元丰：神宗年号。

[56] 太任：文王之母，以比太皇太后高氏。

[57] 成王以比哲宗。

[58] 莛莛 (qióng)：《诗·小雅·正月》：“忧心莛莛，念我无禄。”传：莛莛，忧意。

[59] 光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世。

[60] 洛师：谓洛阳。《书》：“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女子，亦知其为君实也。神宗崩，光欲入临，避嫌不敢。时程颢在洛，劝光行，乃从之。卫士见光，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惧，亟还。自“元丰末命”句，至“遄反洛师”，即谓此事也。

[61] 宛邱：县名，陈州所治，今河南淮阳县。哲宗即位，诏起光知陈州，过关，留为门下侍郎。

[62] 《书·说命上》：“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古者君薨，百官总己听于冢宰，居忧，亮阴不言。

[63] 光议罢保甲，图复置保马，废市易法，除民所欠钱，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皆复其旧。

[64] 延和：殿名。哲宗元祐元年，诏免光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

[65] 《书·康诰》：“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裕，宽也。

[66] 张衡《东京赋》：“黄帝合宫”，注：黄帝明堂，以草盖之，名曰合宫。

[67] 光卒，太后哭之恸，与帝临其丧，京师之民罢市往吊，明堂礼成不贺。

[68] 龙兗：天子服章也。《礼》：“天子龙兗。”蝉冠：貂蝉冠也。

[69] 襚：赠死者之服也。

丛书策划 韩 敏 赖洁玉  
责任编辑 刘 丹 程可嘉  
装帧设计 宋硕昌 钟梦瑶

本文库已然囊括了“国学”之精粹。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茅盾、邹韬奋、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冯天瑜 总序



诗经·楚辞  
春秋左传  
论语  
孟子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徐霞客游记  
老子·庄子  
荀子  
韩非子  
墨子  
吕氏春秋  
淮南子  
世说新语  
汉魏六朝文  
柳宗元文  
欧阳修文  
三苏文  
王安石文  
顾炎武文  
文心雕龙  
陶渊明诗  
王维诗  
李白诗  
杜甫诗  
白居易诗  
陆游诗  
李后主词·苏辛词·周姜词



ISBN 978-7-5403-3453-6



9 787540 334536 >

定价：10.00元